



宋史

宋史

宋史

宋史

以下
美子孫

東平王德文

秦國公承亮

承慶公

克繼

饒陽侯克已及子會稽郡公叔韶

尹國公叔克

信都郡王德彞

宗正克敦

集英殿脩撰叔近

寶謨閣侍制彥櫛

武王德昭

以下藝祖子德昭之後

號王世清

選士令鑠

南陽郡侯惟吉

惟和

信王世開

安定郡王令時

附蘇軾

安定郡王令諷

知泉州令衿

轉運副使子洸

集英殿脩撰子崧

知台州子砥

兵部尚書師曩

成國公希擇

秀王子侑

以下藝祖子德芳之後

崇憲靖王伯圭

知明州師夔

知明州師揆

安定郡王從式

魏王元佐

以下太宗子係

卷之三十一 宗室 宗室 宗室

祈國公宗說及子道州刺史仲旻

南康郡王宗立及陳國公宗望

滕王宗旦

東陽郡王宗悌

丞相汝愚

許王元禧

新平郡王宗保

商王元份太宗子

魯國公宗肅

濮安懿王允讓附王

昌王宗晟

襄王宗愈惠王宗楚欽王宗祐

景王宗漢

郇王仲御

循王士儂仲御子

和義郡王士晤

儀王仲湜

崇國公不忌

益王元傑

相王元偓太宗子

相王允弼

循王宗景

蔡國公宗達

周恭肅王元儼太宗子

博平侯允良

建平郡王士崱

知紹興府不棄

守橫州不尤

知鎮江府善俊

西川路提刑轉運判官善譽

吳榮王顥以下英宗子

益端獻王顥

楚榮憲王似神宗子

信王榛以下徽宗子

康王構

和州防禦使伯琮及伯玖高宗嗣子

魏惠憲王愷孝宗子

鎮王竑寧宗嗣子

知明州兼沿海制置使彥逾魏悼王後

叔向魏王之後

江西轉運使彥俊叔紫曾孫

知象州子灞秦康惠王後

越國忠憲公希言令廣元孫

天水郡侯與憲以下出元史

魏國公孟頴

宗藩訓典酉帙

宋史

宋藝祖趙匡胤承郡人仕周為歸德節度使掌軍政及陳橋兵交代周而有天下國號宋都于汴

秦王廷美

以下廷美子孫

太祖兄弟五人兄光濟早亡弟光義即太宗次廷美次

光贊幼亡太宗即位加廷美中書令開封尹封齊王又

加檢校太師從征太原進封秦王十年三月或告秦王

廷美驕恣將有陰謀竊發上不忍暴其事遂罷廷美開

封尹授西京番守賜襲衣通犀帶錢萬緡絹綵各萬匹

銀萬兩西京甲第一區詔樞密使曹彬餞廷美於瓊林

苑以太常博士王適判河南府事開封府判官閻矩判

留守事以如京使柴禹錫爲宣徽北院使兼樞密副使
楊守一爲東上閣門使克樞密都承旨賞其告廷美陰
謀功也左衛將軍皇城使劉知信爲右衛將軍弓箭庫
使惠延真爲商州長史禁軍列校皇甫繼明責爲汝州
馬步軍都指揮使定人王榮爲濮州教練使皆坐交通
廷美及受其燕犒也 評曰廷美名在誓書將繼太宗
而嗣立者也迹近猜嫌勢難自保雖惴惴焉崇退讓杜
私交以力爲善猶懼不免而乃與從龍輩燕犒往復所
以致王適等將有陰謀竊發之告也陰謀者謀之未形
者也將發者事之未發者也謀未形事未發則其有無
未可知使太宗有太祖之志則當舒究以察其情嚴禁

以絕其萌而何至遂罷而斥之西京乎且餞曹彬非家
人之禮宴瓊林失在宗之考賞告者開諛夫之昌責交
通示獨夫之罰厥後勒歸私第安置房陵殆基之此矣

附趙普

初昭憲太后遺命太祖傳位于帝意欲帝傳之廷美以
及德昭故帝卽位之初命廷美尹開封而德昭德芳等
皆稱皇子及德昭不得其死德芳相繼歿沒廷美始不
自安柴禹錫因上變以搖之而帝意不決召趙普諭以
太后遺旨普對曰太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廷美遂得
罪 評曰普謂太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由今觀之太
祖不誤太宗爲趙普所誤嗚呼普自此爲司徒兼侍中

而再相矣普不誤也廷美自此出西京降涪陵安置房州而憂死矣太祖果誤也但普死而見太祖太祖若以河陽訴表詰問誤將誰歸廷美至房州憂悸成疾卒年三十八追封涪王謚曰悼

東平王德文

慶曆三年秋七月太封宗室先是富弼言北虜率以近親為名王將相以治國事掌兵柄今歲荆王之薨識者憂之臣願陛下擇宗室中賢者數人封之內以藩屏王室外以威示四夷時祖宗之後未有封王爵者帝用弼議封秦王廷美子德文為東平王商王元份子允讓為汝南王燕王德昭孫從藹為國公岐王德芳孫從照為安國公同時封王公者凡十人評曰詳味弼議似

為青宮而發而帝封之則首廷美次元份次德昭德芳又若念金匱之盟而加之意者獨元份未詳及後育宮中為儲副者實其孫則鄭公之慮帝固喻之矣

○德文字子砥淳化初授右監門衛將軍累遷滑州觀察使馮翊郡公少好學凡經史百家手自抄撮工為詞章真宗以其刻勵如諸生嘗因進見戲呼之曰五秀才宮中由是悉稱之德文廷美第八子其先三人早卒故德文在次為第五也帝封泰山祀汾陰幸亳德文必奏賦頌帝每賜詩輒令屬和數言願得名士為師友特命翰林學士楊億與之游億卒為詩十章悼之天聖中遷橫海軍節度使易威德武勝二軍加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仁宗嘗稱為五相公而不名慶曆四年宗室王者四
人以德文屬祖且賢如漢東平王蒼進封東平郡王加
兼侍中德文雖老嗜學不勅晚被足疾不能朝六年薨
年七十二初得疾仁宗臨視親調藥飲之及訃聞復臨
哭贈太尉中書令申王諡恭裕 評曰德文自幼好學
老而不勅真宗戲呼五秀才仁宗尊稱五相公始得楊
億與之游卒得東平建其封真可謂文章德業令名無
窮盛矣

秦國公承亮

德雍子

熙寧三年太常禮院言本朝近制諸王之後皆用本宮
最長一人封公繼襲去年詔祖宗之子皆擇其後一人

為宗世世封公即與舊制有異按禮文諸王公僕伯子
男皆子孫承嫡者傳襲若無嫡子及有罪疾立嫡孫無
嫡孫以次立嫡子同母弟無母弟立庶子無庶子立嫡
孫同母弟無同母弟立庶孫曾孫以下準此合依禮令
傳嫡承襲詔可乃以承亮為秦國公奉秦王廷美祀
評曰母弟之說出自春秋然非謂同母者即母弟也以
嫡也嫡則父母皆貴庶則父貴而母不貴故立嫡以長
無嫡長則及母弟以其父母皆貴也此春秋所以重母
弟也廷美有子十人德恭德隆德彞德雍德鈞德欽德
潤德文德愿德存據禮令傳嫡當襲德恭子而襲德雍
子承亮豈德恭非嫡歟或德恭無可襲而德雍其母弟

歟

承慶

德恭被疾子承慶割股肉食之五月卒 評曰割股療疾雖不救於亡其一念孝親之心可矜也不得以虧體

論

克繼承慶子

克繼善楷書尤工篆隸宗正薦之仁宗親臨試及令臨蔡邕古文法寫論語詩書復詔與朝士分隸石經帝曰李陽冰唐室之秀今克繼朕之陽冰也訓子弟力學一門登儒科者十有二人嘗進所集廣韻字源帝稱善藏之秘閣 評曰宗室豈無賢才而例不得與齊民競進

取者則用意之過也觀克繼一門登儒科者十有二人而克已又有子叔韶第進士未聞當時有負國者則監于宋而通融之豈不可哉

饒陽侯克已 及子會稽郡公叔韶

克已曉音律嘗作雅樂圖樂曲以獻侍宴太清樓進所學虞世南書賜器加等終右千牛衛大將軍贈深州防禦使饒陽侯子叔韶字君和慶曆六年與諸宗子帝前臨真宗御書選第一皇祐初進所為文召試學士院中等賜進士及第自太子右監門率府副率遷右領軍衛將軍入謝命坐賜茶仁宗曰宗子好學者頗多獨爾以文章第進士前此蓋未有也朕欲天下知屬籍有賢者

宜勿忘所學叔韶頓首謝既退又出九經賜之遷左屯
衛大將軍至和中上書求試煩劇加領賀州刺史終和
州防禦使贈鎮東節度觀察留後會稽郡公 評曰克
已以字學顯叔韶以文章顯父子濟美爲宗室輝盛矣
而實帝有以作成之仁宗謂叔韶曰朕欲天下知屬籍
有賢者宜勿忘所學此宗室所以向風而興起也嗚呼
帝之心異於不以諸子太史公書子東平思王之心矣

尹國公叔克

叔克父早亡異母弟叔瑁甚幼叔克拊視誨勅成人先
是繼母無敘封法叔克請於朝詔後之遂爲定制藏書
至萬卷子九人登科者三卒官唐州防禦使贈崇信軍
節度使尹國公諡孝齊遺表祈任子有司格不下子撫
之抗章自列乞如外官法朝廷後其請宗室正任有遺
恩自此始 評曰叔克請封繼母及任子而朝廷曲後
之遂爲定制宋朝以忠厚立國皆此類也而自叔克倡
之賢哉

信都郡王德彞

德彞字可久太祖召鞠於宮中德隆卒授右千牛衛大
將軍封長寧郡侯代兄德隆判沂州時年十九飛蝗入
境吏民請坎塋火焚之德彞曰上天降災守臣之罪也
乃責躬引咎齋戒致禱既而蝗自殪儒生乙恕者郊居
肄業一日有尸橫舍下所司捕恕抵獄將寘於法德彞

疑其寃命他司按之無異因令緩刑以俟未幾果獲殺
人者怒遂得釋進封郡公淳化四年為右監門衛大將
軍遷左武衛大將軍改封廣平部民詣闕乞留有詔嘉
獎真宗初召還咸平二年命判滁州與德恭並留不遣
評曰德彞以年少治郡遂能弭飛蝗之灾釋儒生之
寃真難能矣而况其所以弭之釋之者皆出常情思慮
之外此部民之乞留不忍釋去也

宗正克敦

德鈞
係

克敦嗜經術以宗正薦召試中選賜錢三十萬元豐間
集父承幹遺文以進神宗嘉之詔承幹父子以藝文儒
學名于宗藩宜有褒勸於是追封承幹為東平王而賜

克敦勅書獎諭

評曰承幹不有富貴以自力於文章

固為美矣克敦又能集其遺文進之秘閣以彰顯之遂
使父爵東平身獎勅書為宗室勸於戲休哉

集英殿脩撰叔近

叔近建炎元年為秀州守抗卒陳進反詔辛道宗將西
兵討之兵潰為亂抵秀州城下叔近乘城諭以禍福亂
兵乃去未幾差權兩浙提刑叔近招進進聽命叔近以
素隊數十人入賊城衆猶不解甲叔近置酒推誠待之
遂皆感服城中稍定叔近奏進初無叛心止緣葉夢得
賞不時給遂至紛爭今已聽招請赦其徒二百餘人帝
許之臺諫皆言不可遂寢叔近還秀州已而王淵兵至

杭詐傳呼云趙秀州來進郊迎淵遂誅之初淵在汴京
狎娼周氏周氏後歸叔近淵啣之乃誣叔近通賊奪職
拘于州以朱芾代之芾肆殘虐下民怨憤小卒徐明率
衆囚芾迎叔近領郡事叔近不得辭因撫定之請擇守
於朝奏未達朝廷命張俊致討俊淵部曲也辭行淵謂
之曰叔近在彼俊喻意領兵至郡叔近出迎俊叱令置
對方操筆群刀遽前斷其前臂叔近呼曰我宗室也俊
曰汝旣從賊何云宗室語未竟已折首于地徐明等見
叔近死遂反弋嬰城繼火驅掠翌日俊斬關入捕明等
誅之取周氏歸于淵紹興元年御史言叔近之寃贈集
英殿脩撰

評曰叔近始請赦叛卒二百人非通賊也

終撫定徐明之亂奏請擇守非從賊也特以娶倡周氏
之故取怨于王淵而張俊小人遂附淵而磔殺之爾婦
人之禍至于殺身可不懼哉可不戒哉

寶謨閣侍制彥橐

彥橐字文長登乾道二年進士第射樂清會大旱令循
故事禱雨而責租益急彥橐曰損歛已責所以招和氣
何禱爲已而果雨累官福建路運幹屬邑負振鹽本錢
數十萬累歲不能償彥橐白其長蠲之慶元初知晉陵
縣歲饑彥橐賑恤有方所活幾二十萬又以羨錢爲五
等戶代輸擢監登聞檢院時韓侂胄方柄用朝士悉趨
其門彥橐切嘆惋出知汀州州民葉姓者嘯聚汀贛間

彥橐遣將捕戢之遷廣西提刑諸郡鬻官益取息之六以奉漕司後增至八分彥橐復其舊以蘓民力朝廷從之侂冑死詔戶部侍郎兼樞密院檢詳士大夫前與兵議者坐侂冑黨將併逐之彥橐嘆曰士方以偽學廢今又以兵議斥去苟欲錮士何患无名每見帝必言才難遷湖廣總領舊士卒物故大將不落其籍而私其月糧彥橐置別籍稽核之或傳軍中有怨言彥橐曰不樂者主帥爾何損士卒持之三年掛虛籍者贏三萬額減錢百萬緡用度以饒比去餘七百萬而諸路累積逋負猶肆百萬盡蠲之知平江府郡之崑山並大海盜出沒莫可踪跡彥橐奏分其半置嘉定縣屯兵以守轉寶謨閣

侍制卒于官年七十一

評曰彥橐當侂冑之柄用而

朝士競趨也則嘆及侂冑之得罪而檢詳士大夫與兵議坐韓黨也則又嘆夫與兵議之士大夫即前競趨之朝士也雖坐之黨似無害者而胡嘆之觀其言曰士方以偽學廢今又以兵議斥是錮士也則知前之嘆嘆士風也今之嘆嘆國體也各有攸當也

武功王德昭

以下藝祖子德昭之後

太平興國四年帝議伐漢曹彬曰以國家兵家精銳剪太原之孤壘如摧枯拉朽爾帝意遂決命潘美帥崔彥進李漢瓊劉遇曹翰米信田重進分道伐漢又以郭進屯太原石嶺關以斷燕薊援師遼遣捷馬長壽來言曰

何名而伐漢也帝曰河東逆命所當問罪若北朝不援和約如故不然惟有戰爾二月帝自將伐漢帝欲以齊王廷美掌留務開封判官呂端謂廷美曰上櫛風沐雨以申吊伐王地處親賢當表率扈從若掌留務非所宜也廷美請行帝許之以沈倫爲東京留守王仁贍爲大內都部署帝至太原督諸軍圍城漢外援不至餉道又絕城中大懼帝督戰益急城無完堞五月漢主繼元率官屬縞衣紗帽待罪北城臺下帝釋之賜襲衣王帶封彭城郡公帝旣滅漢欲乘勝取幽薊遂發太原六月遂伐契丹圍幽州秋七月與契丹耶律休哥大戰于高粱河敗績乃還初德昭從帝征幽州軍中嘗夜驚不知帝

所在有謀立德昭者帝聞不悅及還以征北不利久不行太原之賞德昭以爲言帝大怒曰待汝自爲之賞未晚也德昭退而自刎帝聞之驚悔往抱其屍哭曰癡兒何至此耶追封魏王諡曰懿九月契丹侵鎮州報圍燕之役都鈐轄劉廷翰等合擊大破之冬十月進封齊王廷美爲秦王文武諸臣進秩有差論平漢功也 評曰論者以德昭之死爲太宗有意殺之此因其後日之背盟而爲之辭而細攷當時之情事固不然也帝之不行太原之賞也非以軍中夜驚謀立德昭之故也蓋帝伐漢而遼遣使問之以爲轂援時則帝爲大以谷之而示之必戰故降漢之後遂移師伐之而不虞其爲休哥所

敗不免以昔之爲大自慚所以鬱鬱無聊而無心及太原之賞爾非忘之也德昭以爲言遂遷怒德昭而有待汝自爲之賞未晚之說蓋怒其不喻已意而亦不謂其遂自刎也驚悔抱哭癡兒何至此耶蓋真實語觀德昭以八月死而九月大破契丹十月遂進封廷美班爵群臣以行大原之賞可見一日不破契丹則一日不賞大原而前日之不行者爲遼也爲已之慚不釋也非爲德昭也德昭之死真癡矣然則帝於是時兄弟叔姪固坦然無猜也已將而使廷美掌留務以爲與予治也卽怒德昭亦曰待汝自爲之不曰不爲也而他日廷美之得罪則以德昭旣死之後爲趙普所誤爾此當時之情事

可考者也但帝雖無猜而推呂端以廷美地處親賢不宜掌留務之意則知德昭所處之地亦廷美所處之地即無夜譎之謀猶宜引避况帝聞其謀而不悅乎則德昭所以自處口不言太原可也

號王世清

茂州防禦使世清以本宮之長得封申國公熙寧中坐上書請襲曾祖越懿王封不當奪一官旣而議者是其說乃遷越州觀察使襲封越國公進會稽郡王至保信軍留後愛諸弟作棣萼會於邸中會元豐升祔四后受命告廟方屬疾自力就事未幾薨贈安化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號王謚恭安 評曰世清上念曾祖而請

襲封下愛諸弟而作棣萼會其於彞倫厚矣

選士令鑠

熙寧中詔宗子以材能自表見者官長及學官以名上世雄子令鑠在選中嘗請營都宅以處踈屬立三舍以訓學者詔用其議置兩京敦宗院六官各建學 評曰敦宗院所以處踈屬也六宮建學所以訓學者也令鑠之言行矣但盡所屬而聚之一院雖云合族實乖分友厥後金人以內侍鄧述所具諸王皇孫妃主名檄開封尹徐秉哲盡取之凡得三千餘人悉令北去則以群聚京師故也此建議之難也

南陽郡侯惟吉

惟吉字國祥母鄭國夫人陳氏惟吉生甫彌月太祖命輦至內廷擇二女媪養視之或中夜號啼必自起撫抱三歲作弱弓輕矢植金錢爲的俾之戲射十發八中帝甚竒之五歲日讀書誦詩帝嘗射飛鳶一發而中惟吉從旁雀躍喜甚帝亦喜鑄黃金竒獸瑞禽賜之嘗乘小乘輿小鞍鞞馬命黃門擁抱出入嘗從太祖崩惟吉裁六歲晝夜哀號孝章皇后慰諭再三始進饘粥太宗即位猶在禁中日侍中食太平興國八年始出居東宮授監門衛將軍封平陽郡侯加左驍衛大將軍進封安定郡公淳化四年遷左羽林軍大將軍至道二年授閬州觀察使凡邸第供億車服賜與皆與諸王埒自餘王子

不得偕也真宗卽位授武信軍節度加同平章事時石
保吉先爲使相詔惟吉班其上大中祥符初封太山以
疾不從行詔許疾愈馳詣行在還頓鄆州惟吉迎謁上
勞問再三改威德軍節度明年疾復作上屢臨省之親
視灼艾日給御膳爲營佛事三年五月薨時年四十五
廢朝五日贈中書令追封南陽郡侯謚康孝 評曰惟
吉自生甫彌月即受恩愛竒遇以至考終中更太祖太
宗真宗無一間然太祖固爲嫡孫太宗旣疑德昭當及
其子而所以寵幸之者自餘王子不得偕焉真宗於其
疾也親視灼艾日給御膳爲營佛事皆出異數不惟生
榮死哀見三主親愛之厚而惟吉之所以致之者要自
有其道矣

○惟吉好學善屬文性至孝孝章皇后撫養備至親爲
櫛沐咸平初以太祖孝章畫像服玩器用賜惟吉歲時
奠享哀慕甚至每誦詩至蓼莪篇涕泗交下宗室推其
賢孝雅善草隸飛白真宗次爲七卷御製序命藏秘閣
其子守節以父所書真草千文以獻詔書褒答仍付史
館 評曰昔晉王哀痛父死非罪每讀詩至哀哀父母
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受業者爲廢此篇今惟吉
每誦詩至蓼莪篇涕泗交下與王哀如出一轍何哉豈
非以其父德昭不得其死其哀痛之情出於自然故不
期而相合歟且其孝感至有成平畫像之賜字學至勤

御序詔書之褒然後知其榮寵三朝終如一日者皆自
孝友好脩中來而非偶然也

惟和

惟和雅好學為詩頗清嚴工筆札優游典籍以禮法自
居宗室推重嘗和御製詩上稱其有理致及卒上謂宰
相王旦等曰惟和好文力學加之謹愿皇族之秀也不
幸短命嗟悼久之至於泣下錄其藁二十二軸上親製
序藏於秘閣評曰惟和不獨以文學見褒且能以禮
法自居真皇族之秀稱其絲綸矣

信王世開

世開惟和孫也七八歲日誦萬言既長學問該洽事後
母孝撫孤姪如己子宮官吳申為御史薦其學行命試
學士院歷召不赴神宗褒異之召對便殿論事甚衆時
宮寮有缺不即請而以他官攝故私謁公行宗女當嫁
皆富家大姓以貨取不復事銓擇世開悉言之帝嘉納
遂以為宗正固辭乃進一官以其所列著為令評曰
世開日誦萬言學之勤也事後母撫孤姪皆行其所難
行之篤也屢徵不赴固辭宗正節之高也召對便殿論
事合宜才之長也而選宮寮嫁宗女二事卒使神宗著
為令則其生平所學亦已畧見之施行矣

安定郡王令時

令時字德麟蚤以才敏聞元祐六年簽書穎川公事時

蘇軾為守愛其才因薦于朝宣仁太后曰宗室聰明者豈少哉顧德行何如耳竟不許軾被竄令時坐交通軾罰金已而附內侍譚稹以進紹興初官至右朝請大夫呂頤浩請以令時至行在大宗正司帝命易環衛官頤浩言令時讀書能文恐不須易帝曰令時昔事譚稹頗違清議改右監門衛大將軍榮州防禦使權知行在大宗正事遷洪州觀察使襲封安定郡王尋遷寧遠軍承宣使同知行在大宗正事四年薨貧无以為殮帝命戶部賜銀絹贈開府儀同三司 評曰令時以才敏為蘇軾所薦而太后責其交通蘇軾而罰之金又以讀書能文為呂頤浩所請而高宗責其事譚稹而易環衛官豈非以其聰明有餘而德行不足耶然薨而無以為歛則其節亦有足多者徒以交通苟且急於自進遂為德行之玷士君子立身可不慎哉

附蘇軾

德麟說曰宋有天下百餘年所與分天工治民事者皆取之踈遠側微而不私其親故宗室之賢未有以勲名聞者神宗皇帝實始慨然欲出其英才與天下共之增立教養選舉之法所以封殖而琢磨之者甚備行之二十年而文武之器彬彬稍見焉元祐六年予自禁林出守汝南始與越王之孫華原公之子簽書君令時遊得其為人博學而文篤行而剛信於為道而敏於為政予

以爲有杞梓之用瑚璉之貴將必顯聞於天下非特佳公子而已昔漢武帝幸雍祠五時獲白麟以薦上帝作白麟之歌而遷固書曰獲一角獸蓋麟云蓋之爲言疑之也夫獸而一角固麟矣二子何疑焉豈求之武帝而未見所以致麟者歟漢有一汲黯而不能用乃以白麟赤鴈爲祥二子非疑之蓋陋之也今先帝立法以出宗室之賢而主上虛已盡下求人如不及四方之符瑞皆抑而不聞此真獲麟者也麟固不求獲不幸而有是德與是形此麟之所病也今君學道親妙澹泊自守以富貴爲浮雲而文章議論載其令名而馳之既有麟之病矣又可得逃乎敬字君德麟而爲之說 評曰詩以公

子爲麟以其振振類趾角也今時固佳公子然既學道自守浮雲富貴而又以文章議論載其令名而馳之得無與振振異耶軾字之麟徒以漢武白麟之歌出於五時故因名時而思及於麟爾

○知潁州蘇軾奏臣聞詩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宗室之有人邦家之光社稷之衛也周之盛時其卿士皆周召毛原非王之伯叔父則其子弟也逮至兩漢間平之德歆向之文天下以爲口實而唐之宗室武畧如道宗孝恭文章如白與賀者不可一二數而以功名至宰相者有九人焉自建隆以來累聖執謙不私其親幹國治民不及宗子雖有文武異才終身不試神宗皇帝實始宗藩訓典酉帙

慨然欲出其英髦與天下共之故增立教養選舉之法行之二十年出入中外漸就器使而未見有卓然顯聞稱先帝意者豈無其人蓋朝廷未有以大聳動之耳伏見潁州簽判令時事親篤孝內行純備博學經史手不釋卷吏事通敏文采俊麗志節端亮議論英發體兼衆器無適不宜臣嘗見其著述筆力雅健博貫子史蓋清廟之瑚璉明堂之杞梓也使其生於幽遠猶當擢用而况近託肺腑已蒙擢用者乎伏望聖慈特賜考察召致館閣養其高才而遂其遠業以風動宗室勸示海內成先帝之意不以臣人微言輕而廢其請也若後不如所舉臣甘伏朝典謹錄奏聞伏候勅旨太后不許後軾守

兵部尚書令時亦得替在京復論薦竟不許 評曰令時本以才名被薦卒以交通見笈回知結賢豪收名譽非宗室之利也

安定郡王令諒

令諒字君序以父任補右班殿直政和中遷承忠郎召試授從事郎宣和二年以貢士試舍選合格授宣教郎調信州永豐縣丞中興初累遷福州運判兼提點刑獄公事秦檜方柄用安定郡王絕封者十餘年檜死次令諒當封適以事被拘遂命令諒襲封已而令諒以爵遜令諒乃陞令諒秘閣脩撰知台州移知紹興府召權戶部侍郎領嚴饒二州鑄錢局先是諸州錢監兵匠多缺

不補積其衣糧號三分缺額錢令諤請以其錢付諸監
省朝廷降銅本錢又建議州縣賣官田計所入高下守
令進扶減磨勘有差州縣義倉多紅腐請歲出三之一
以易新粟水旱為灾檢放不及七分處所即許賑恤皆
從之令諤令諤由崇慶軍承宣使再襲封隆興初除
同知大宗正事奏減生日支賜并郊祀賞給以助軍興
詔褒之遷敷文閣直學士特授左中大夫知紹興府引
疾乞祠以歸尋薨年六十八令諤莅事明敏有風采然
在廣東日嘗與副使章芟不協陰中以法陷芟於死世
以此少之 評曰令諤能遜襲封於令諤而不能容不
協於章芟豈好名之士能讓千乘之國而不免見色於

簞食豆羹者歟

知泉州令諤

令諤博學有能文聲中大觀二年舍選靖康初為軍器
少監言事忤旨奪官紹興七年以都官員外郎召張浚
罷令諤請對留浚言官石公揆論令諤阿大臣復罷久
之以事抵臨安中丞李文會劾令諤昔為大臣緩頰今
復奔走請託詔送吏部吏部直令諤奏除德安府通判
遷知泉州泉屬邑有隱士秦系故廬唐相姜公輔葬邑
旁令諤建堂合祠之郡人感其化歸寓三衢嘗會賓客
觀秦檜家廟記口誦君子之澤五世而斬之句通守汪
召錫檜兄壻也頗疑令諤諷教官莫汲訴令諤論日月

先光諤訕朝政侍御史董德元承風旨劾之誣以賊松
詔下令衿獄案無狀乃論令衿諤訕不遜追一官勒停
令南外宗正司拘之檜除召錫湖南提舉以報之
曰令衿作州而高秦系之隱哀姜相之葬為之合祠殆
與封比干墓式于木廬同意若觀秦檜家廟記口誦君
子之澤五世而斬之句為諛佞所劾是以易言挑禍也
豈其未聞入魯太廟而三復金人者乎

轉運副使子澹

子澹字正之嘗除陝西轉運副使初蔡京鑄夾錫錢民
病壅滯子澹請鑄小鐵錢以權之因範格以進徽宗大
悅御書宣和通寶四字為錢文既成子澹奏令民以舊

銅錢入官易新鐵錢旬日易得百餘萬緡帝手札以新
錢百萬緡付五路均糴細麥命子澹領其事民苦限近
詣子澹訴者日數百人子澹奏請寬其期民便之會蔡
京再相言者希京意論子澹亂錢法落職奉祠 評曰
子澹請鑄小鐵錢權夾錫錢非故反京也民病壅滯不
得不權以通之也故能旬日間得均糴細麥百萬緡其
利大矣夫錢文出徽宗御書均糴亦徽宗手札而附京
者乃以亂錢法論之是京之權通於徽宗也希京之意
過於奉行御書手札也可慨哉

集英殿脩撰子崧

子崧字伯山登崇寧五年進士第宣和間官至宗正少

卿除徽猷閣直學士知淮寧府汴京失守起兵勤王道阻未得進聞張邦昌僭位以書白康王宜遣師邀金人河上迎請兩宮問罪僭逆若議渡江恐誤大計遂與知穎昌府何志同等盟傳檄中外已而聞金人退引兵襄邑遣范瑁徐文中詣濟州請王進兵南京且言國家之制無親王在外者王上特付大玉以元帥之權此殆天意亟宜承制號召四方豪傑則中原可傳檄而定王命子崧充大元帥府參議官東南道都總管邦昌家在廬州子崧檄通守趙令儵幾察之且請捕誅其母子以絕奸心又言自圍城以來朝命隔絕乞下諸路凡有事宜並取大元帥府裁決偽檄毋輒行宣撫使范訥逗撓營私所宜加罪宜蠲被兵州縣租經理淮南荆浙形勢之地毋爲群盜所據檄止諸路毋受邦昌偽赦移書責邦昌曰人臣當見危致命今議者藉藉謂劫請傾危之計實由閣下不然金人何坐拒孫傳之請而卒歸於閣下也敵旣遠去宜速反正若少遲疑則天下共誅逆節雖悔无及矣又遺書王時雍曰諸公相與亡人之國方且以爲佐命功臣不知平日所學何事會邦昌遣使迎王次第白子崧子崧即遺王書曰似聞謂以京師殘破不可復入止欲卽位軍中便圖遷徙臣竊惑焉夫欲致中興當謹舉措宜先謁宗廟覲母后明正誅賞降霽四方若京師果不可都然後徐議所向遂傳檄京師奏于隆

祐太后曰諸路先聞二聖北遷易姓改國恐間有假討
逆之名以竊據州郡者乞速下明詔諭四方以迎立康
王之意庶幾人心慰安奸宄自消矣尋以所部兵會濟
州康王即位子崧請放諸路常平積久錢又言臺諫爲
人主耳目近年用非其人率取旨言事請遵舊制聽學
士中丞互舉范祖禹常安民上官均先朝言事盡忠請
錄其子帝皆可其奏因建三屯之議一屯澶淵一屯河
中陝華一屯青鄆間以張彀勢萬一敵騎南侵則三道
並進可成大功除延康殿學士知鎮江府兩浙路兵馬
鈐轄上章論王時雍徐秉哲吳玘莫儔范瓊胡思王紹
王及之顏博文余大均等逼遷上皇取太子辱六宮捕
宗室竊禁物都人指爲國賊伏望肆諸市朝以爲臣子
之戒時滑州兩經殘破子崧薦傅亮可任除亮滑州通
判黃潛善阻之命遂寢賊趙萬犯鎮江子崧遣將擊萬
於丹徒調鄉兵乘城爲備頃之官軍敗歸鄉兵譙潰子
崧率親兵保焦山寺賊據鎮江初昌陵復上司天監苗
昌裔謂人曰太祖後當再有天下子崧習聞其說靖康
末起兵檄文頗涉不遜子崧與御營統制辛道宗有隙
道宗求得其文上之詔御史往案其獄情得帝震怒不
欲暴其罪坐以前擅棄城降單州團練副使謫居南雄
州紹興二年赦復集英殿脩撰而子崧已卒于貶所
評曰觀子崧所請康王承制謁廟責邦昌時雍速友正

諸書與夫卽位後放常平薦直諫建三屯諸奏豈有不
遜之意如道宗所指者其起兵檄文則恐人惑於一姓
不再興之說故援司天所謂太祖後當再有天下者以
感動之非謂已是燕王之後而當得天下也道宗與之
有隙遂借此以傾危之而帝不悟哀哉

知台州子砥

子砥仕至鵬臚丞北遷至燕山久之欲逃歸乃遣其徒
朱國賓王孝安至中京求得上皇宸翰懷之以歸建炎
二年六月至行在帝命輔臣召問于都堂子砥言金人
講和以用兵我國歛兵以待和往者契丹主和議女真
主用兵十餘年間竟滅契丹今復蹈其轍譬人畏虎陷
虎以肉食盡終必食人若設陷穽待之庶能制虎因復
故官已而賜對稱旨命知台州卒 評曰子砥以虎喻
金極盡和戰之利害而帝卒不能設一陷穽以制之正
所謂金始終以和愚宋宋始終以和自愚者安得不肉
於金哉噫

兵部尚書師異

師異字從善舉進士第除司農簿遷金部郎中孝宗竒
其才顧遇頗厚師異奏左右曹度支倉部宜立總計司
歸併財物之數以絕吏奸制可知吉州卽山煉銅足冶
欠額二十萬進戶部郎官淮東總領光宗初權太府少
卿知秀州改淮南運司時郡鐵錢不行益商弗至師異

請發度牒出倉粟以收鐵錢益利遂通累遷司農卿知
臨安府有僧號散聖者以妖術惑衆師異捕治黥之韓
侂胄用事師異附會遂得尹京侂胄生日百官爭貢珍
器師異最後至出小盒曰願獻少果核侑觴啟之乃粟
金蒲葡小架上綴大珠百餘衆慚阻侂胄有愛妾十四
人或獻北珠冠四枚於侂胄侂胄以遺四妾其十人亦
欲之侂胄未有以應也師異聞之亟出錢十萬緡市北
珠製十冠以獻妾爲求遷官得轉工部侍郎侂胄嘗飲
南園過山莊顧竹籬茅舍謂師異曰此真田舍間氣象
但欠犬吠鷄鳴耳俄聞犬嗥叢薄間視之乃師異也侂
胄大笑炙之以工部尚書知臨安府侂胄將用兵師異

度侂胄材疎意廣必召禍乃持異論侍御史鄧友龍劾
罷之侂胄死其黨多坐謫以師異嘗與侂胄異故獲用
除寶謨閣直學士知鎮江府會荆湖始置制閫以命師
異給事中蔡幼學繳其命遂罷歸未幾詔爲兵部尚書
知臨安府幼學時爲學士亦不草詔留元剛草之時楮
輕糴貴師異允京未數月楮價浸昂糴亦稍平執政愈
益賢之會武學士柯子冲盧宣德以事至府師異擅撻
遣之衆盡謹文武二學之士交投牒師異乃罷免典祠
卒于家年七十師異四尹臨安有能嚴嘗鈎致民罪沒
其家貲諂事權貴人以是鄙之 評曰師異四尹臨安
有能嚴使其以正直忠厚存心豈不稱大臣哉而柰何

其不然也始而曲奉侂冑也患得之也既而與侂冑異也患失之也夫子嘗言鄙夫不可與事君以其患得患失必無所不至也嗚呼師異一萌此心遂至寧爲犬噉而不之耻將何所不至也其真鄙夫也夫噫

成國公希懌

希懌字伯和登淳熙十四年進士第趙汝愚帥福建希懌爲屬吏嘗言治人如脩身治政如理家愛民如愛兄弟取古今官著惠愛者緝爲一編曰是吾師矣汝愚嘉之薦于憲辛棄疾棄疾尚氣察吏不敢與可否希懌獨盡言無所避屬邑候官苦稅重每不登額希懌稽核公帑羨錢以足之棄疾亦薦其能汝愚當國調江東運司

幹辦同寅有坐侂冑黨者諸司莫敢薦希懌賢其人請以薦已者薦之改太平州通判先是盜黥而逃者捕得處死希懌言強盜特貸命而輒逃者斬今黥罪致死非法之平也自是皆減死論遷江西茶鹽提舉歲饑惡少聚劫希懌將自臨按幕屬力止之不聽曰希懌不出饑民終不得食且召亂矣遂行發粟賑給禽首謀者治之其黨遂散陞本路帥兼漕事黑風洞羅世傳寇郴陽奸民潛通賊陰濟以糧希懌捕治之賊乏食乃去未幾李元礪寇彬陳廷佐寇南安復誘羅世傳與合劫掠至龍泉有何光世者能知賊動息希懌授光世計俾誘世傳縛元礪以自贖功未竟移知平江府其後世傳果縛元

礪以獻廷佐勢孤亦降移知太平州希懌為倅日習知其民利病遂損折市價減榷醕額以蘓民力已而乞祠遷端明殿學士昭信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致仕卒贈少保封成國公 評曰觀希懌之代稅候官讓薦同察減盜黥之死散歲凶之刼定羅世傳於柳陽蘓民力於太平真可謂治人如脩身治政如理家愛民如愛兄弟矣趙汝愚嘉其志辛棄疾薦其能豈不宜哉辛公尚氣至察吏不敢與可否而能容希懌之盡言且薦之雖辛公之知人亦希懌之誠意善言有以動之也吁難矣

秀王子偁

以下藝祖子德芳之後

子偁召對言宗室之寓于外者當衆居官舍選尊長鈐

束之年未十五附入州小學十五入大學許依進士就舉未出官者亦許入學聽讀及一年聽參選高宗納其說遷朝奉郎 評曰子偁之處宗室善矣有尊長鈐束之使不亂有州學以附入之使知學許依進士就舉以選用之使得盡其才于以藩屏國家龍光王室豈不美哉而近制不許入仕是錮之也國家有亂豈必宗室而如此防之則待宗室及不如四民矣七國之亂以宗室新莽之亂以外戚董卓之亂以權臣黃巢之亂以爵士五胡之亂以外夷國家之亂常出於意料之所不及而以迹近嫌疑過為之防者皆過也宋待宗室如此而其後曷嘗以宗室亂哉是前事之明鑑可覩也已

宗憲靖王伯圭子偶

伯圭字禹錫孝宗同母兄也初以恩補將仕郎調秀州華亭尉累官至浙西提刑司幹辦公事除明州添差通判孝宗受禪上皇詔除集英殿脩撰知台州伯圭在郡頗著政績除敷文閣侍制改知明州充沿海制置使蕃商死境內遺貲巨萬吏請沒入伯圭不可戒其徒護喪及貲以歸陛敷文閣直學士以憂去服闋再知明州新學宮命宗子入學閑以規矩詔徙戍定海兵於許浦伯圭奏定海當控扼之衝不可撤備請摘制司軍以實其地從之海寇猖獗伯圭遣人諭降其豪葛明又遣明擒其黨倪德二人素號桀黠伯圭悉撫而用賊黨遂散以

功進一官累陞顯謨閣龍圖閣學士在郡十年政寬和浚湖陂均水利辯冤獄嘗獲鑄銅者不忍寘諸法諭令易業民由是無再犯淳熙三年授安德軍節度使尋加開府儀同三司充萬壽觀使朝德壽宮上皇賜玉帶加少保封滎陽郡王高宗崩入臨充攢宮總護使除少傅光宗卽位陞少師踰年召見遷太保封嗣秀王賜甲第於安僖祠側臣寮上言治平中追崇濮邸王子孫幾二十人皆自塚衛序遷其官今居南班者止師夔一人伯圭非所以蝕本支而固磐石也前未建秀邸時欲賦以祿則不免頁以吏事今已建邸而猶責以吏事他日或不免於議治則傷恩否則廢法曷歸之南班俾無吏責

而享富貴遂詔伯圭諸子得換班紹興二年除判太宗
正事建請別立宗學以教宗子超拜太師免奉朝請尋
兼崇信軍節度使賜第還湖州尋薨于家計聞帝輟朝
三日追封崇王謚憲靖伯圭性謙謹不以近屬自居每
日見行家人禮雖宴私隆洽執臣節愈恭一日孝宗問
潛龍時事伯圭辭曰臣老矣不復能記問至再三終不
言帝笑曰何太謹也益愛重之嘗欲廣其居並湖為複
閣有司既度材矣伯圭固辭而止阜陵成遷中書令凡
五讓寧宗嘉其志詔別議褒崇之禮贈贊拜不名肩輿
至殿門子九人 評曰伯圭為政則寬和居身則謙謹
寬和則人不忍害而思感謙謹則人不生忌而愛敬此

其所以令始令終也歟

知明州師夔伯圭子

師夔字汝一初以祖恩補官歷知湖州時歸附從軍而
廩於湖者衆不能給師夔請增廩仍別餼屋錢以安其
心帝稱善詔諸郡行之除直龍圖閣遷浙西提刑改江
東運判建康務場往往奪民利為害滋甚師夔首罷之
守臣以郡計所資詣師夔請復舊不從池州軍帥霍政
與守臣交上書相攻詔師夔究曲直政密遣人求庇師
夔斥之具言狀政坐罷去改秘閣脩撰知明州兼沿海
制置使 評曰人臣立朝以正直忠厚為本師夔安歸
附革務場何忠厚也不庇私交何正直也賢矣哉

知明州師揆伯圭子

師揆字元輔初補右承務郎除添差湖州簽判改婺州通判加直秘閣守臣韓元吉薦其材上以問史浩浩言其聰爽可任召對除江東提舉奏免失陷常平人毋責償改淮南漕尋遷淮西提刑兼提舉領屯田事奏以荒圩給軍士其屯田為民世業者勿奪後之及代去吏請獻羨錢二十萬師揆曰後將病民矣除直秘閣改江東轉運副使加秘閣脩撰知明州 評曰師揆所奏舉切民瘼真不負韓元吉史浩之薦矣至於代去不獻羨錢為尤難蓋人臣在外獻其羨餘以求寵幸者其來已遠師揆慮後日之病民而寧不獻以干目前之寵幸真難得矣嗚呼以伯圭為父以師夔師揆為子父子兄弟咸有一德真宗室之光哉

安定郡王後式德芳孫

熙寧元年九月帝謂創業垂統實自太祖顧无以稱乃下詔封太祖諸孫行尊者一人奉太祖祀世世勿絕同知太常禮院劉攽言禮諸侯不得祖天子太祖傳天下于太宗繼體之君皆太祖子孫不當別為天子置後若崇德昭德芳之後世世勿降爵宗廟祭祀使之在位則所以褒揚藝祖者著矣帝從之乃封後式為安定郡王 評曰封太祖後宋之缺典仁宗雖嘗有穎國安國之封然未顯言褒太祖後也而神宗即位之初首為此舉

厚矣夫太祖之德不可忘也太宗據其天下又不以與元子以其救延美忤已也則太宗仇太祖甚矣而天則陰騭之故再傳至仁宗卽封延美元佐德昭德芳之子爲王公而仁宗乏嗣嗣英宗英宗一傳遂有此舉三傳至徽宗舉族北去獨遺康王南渡爲高宗又乏嗣而太宗之胤盡矣於是太祖德考之後爲孝宗傳三帝德昭之後爲理宗傳五帝而宋社始屋然則太祖有天下凡一百九十二年太宗止一百五十一年天定固勝人也人安用詐力爲哉

魏王元佐

以下太宗子孫

元佐字惟吉母元德皇后少聰睿貌類太宗帝鍾愛之

年十三從獵近郊兔走乘輿前太宗使元佐射一發而中契丹使在側驚異之從征太原幽薊太平興國中出居內東門別第拜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衛王赴上于中書後徙居東宮改賜今名加檢校太尉進封楚王初秦王廷美遷涪陵元佐獨申救之廷美死元佐遂發狂至以小過操挺刃傷侍人雍熙二年疾少間帝喜爲赦天下重陽日內宴元佐疾新愈不與諸王宴歸暮過元佐第曰若等待上宴我獨不與是棄我也遂發忿被酒縱火焚宮詔遣御史捕元佐詣中書劾問廢爲庶人均州安置宰相宋琪率百官三上表請留元佐京師行至黃山召還廢居南宮使者守護諮議趙齊王

通翊善戴元頓首請罪帝赦之曰是子朕教之猶不悛汝等安能輔導耶真宗即位起為左金吾衛上將軍復封楚王聽養疾不朝再加檢校太師右衛上將軍元佐生日真宗賜以寶帶平居不接人事而事或預知帝嘗遣術士嘗歸真為黥襍左右未及白元佐遽曰官歸真至矣帝聞之曰豈非為物所憑乎封太山真拜太傅祀汾陰遷太尉兼中書令又加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遂拜天策上將軍與元牧賜劍履上殿詔書不名時禁中火元佐表停奉廩助完宮闕不許加兼雍州牧仁宗為皇太子兼與元牧仁宗即位兼江陵牧薨年六十二贈河中鳳翔牧追封齊王謚恭憲宗室子弟特給假七日以鹵簿鼓吹導至永安陪塋永熙陵明道二年改封潞王又封魏王 評曰廷美為太宗所忌亦宜元佐之所忌也而乃見其遷而申救聞其死而發狂豈非痛廷美而薄太宗乎至不與內宴而發忿焚宮意以帝不難於殺弟必不難於殺子棄我之言雖若出之太許而庶人之廢帝果怒其不悛不知元佐之不悛固元佐之不黨也悲夫

祈國公宗說及子道州刺史仲旻

禘國公宗說皇祐中坐帷薄不脩除名又坐坑殺女僕銷閉宮室外宅其子仲旻官右武衛大將軍道州刺史後因朝叩頭殿下泣訴云老父且病願納身官以贖神

宗亦愍之而未俞其請出就馬氣塞不能言及家而卒
贈同州觀察使馮翊侯宗說幽死 評曰昔緹縈以女
子上書贖父罪能使漢文憐之而并除肉刑吉玃以童
子上書代父死亦能使梁武聽之而且辭官賞仲旻贖
父之意未必不如緹縈吉玃而不能使神宗之如漢文
梁武此其所以氣塞口噤而遂死也其志誠可悲矣

南康郡王宗立及陳國公宗望

宗立從張揆學春秋太清樓侍宴預坐悉賦裸玉詩宗
立詩先成仁宗稱善屢賜飛白書旌其文雅又仁宗嘗
御延和殿試宗子書以宗望元傑為第一因獻所為文
帝以塗金紋羅御書好學樂善賜之 評曰觀此則宋

之宗室大都以詩字知名有江左風流然不如漢東平
為善最樂之愈也

滕王宗旦

宗旦字子文七歲如成人選為仁宗伴讀帝即位獲超
選為群從所詆上書言狀帝曰宗旦陪朕幼學勤勞居
多此出朕意豈應訴以常格所生母死請別擇塋域歲
時奠祀後遂著為法治平中同知太宗正事神宗即位
拜崇信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為太宗正賜方
團金帶非朝會得乘肩輿元豐三年封華陰郡王加開
府儀同三司長屬疾十六年宗子有過優游誨導一善
必以聞異時赴朝請者率以私丁給侍宗旦建請始得

從官給薨贈太尉滕王謚恭孝聽旗節印綬從葬 評
曰觀其為伴讀則勤勞居多為大宗正則教宗子有法
生母死則請別擇塋域赴朝請則建不侍私丁所為磊
磊如此真賢宗室矣而史稱其七歲如成人豈其天資
之美真所謂少成若天性者歟

東陽郡王宗悌

宗悌字允發輕財好施故相王珉子持父所服帶求質
錢宗悌惻然曰宰相子亦至是乎歸帶而與之錢所親
用詐取藏鏹得其狀曰吾不以小故傷骨肉意竟不問
所生母早世宗悌不識也聞父婢語平生輒掩泣繼得
其肖貌繪而奉之如生終明州觀察使贈保寧軍節度
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東陽郡王謚曰孝憲 評曰人
不可無惻隱之心而孝與仁皆惻隱之心所發也宗悌
還故相帶不問盜鏹仁也不識生母而得其肖貌輒繪
奉之孝也仁孝立而百行從宗悌真有古長者之風矣
謚為孝憲不亦宜乎

丞相汝愚

紹熙三年春正月乙巳朔帝有疾宗光不視朝三月帝疾

瘳帝自有疾重華溫清之禮以及誕辰節序屢以壽皇
傳旨而免都人以為憂十一月丙戌日南至丞相留正
率百官詣重華宮稱慶兵部尚書羅點給事中充叅中
書舍人黃裳御史黃度郎官葉適等上疏請帝朝重華

宮不從吏部尚書趙汝愚入對往復規諫帝意乃悟汝愚又屬嗣秀王伯圭調護於是兩宮之情始通辛卯帝朝重華宮皇后繼至從容竟日而還都人大悅評曰人君有天下而得以天下養其親者莫大之幸也雖旦夕侍左右其心固若未足者光宗制于妬后不覲重華有疾之時猶或有諉疾瘳之後當復何詞顧乃自三月至十一月待汝愚之規諫伯圭之調護而始一行是爲天子之父者一年而得人子之一朝也何其難哉豈光宗非人子耶豈其不知有天下而得以天下養其親者爲莫大之幸耶可慨也已

○四年春三月以汝愚同知樞密院事御史汪義端與汝愚有隙上言高宗聖訓不用宗室爲宰執汝愚楚王元佐七世孫不宜用之汝愚亦力辭不許命當制學士申諭上意而黜義端汝愚乃拜命評曰元佐以無罪被廢而七世之孫乃有汝愚者越祖訓而登宰執爲宋社稷臣亦天報之歟

○七月以汝愚知樞密院事帝制于后久不朝重華宮會九月重陽節群臣連章請帝過宮不聽而召內侍陳源爲押班中書舍人陳傳良不草詞且上疏力諫給事中謝深甫言父子至親天理昭然太上之愛陛下亦猶陛下之愛嘉王后太上春秋高千秋萬歲後陛下何以見天下帝感悟趣命駕往朝百官班立以俟帝出至御

屏后挽留帝入曰天寒官家且飲酒百寮侍衛相顧莫敢言傳良趣進引帝裾請毋入因至屏後后叱曰此何地秀才欲斫頭耶傳良痛哭于庭后使人問曰此何也傳良曰子諫父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后益怒遂傳旨罷還內傳良下殿徑行詔改秘閣脩撰不受於是著作郎沈有開秘書郎彭龜年禮部侍郎倪思國子學錄王介等皆上疏請朝不從十月工部尚書趙彥逾等上書重華宮乞會慶節勿降旨免朝壽皇曰朕自秋涼以來思與皇帝相見卿等奉疏已令進御前矣及會慶節帝復稱疾不朝丞相以下皆上疏自劾乞罷黜嘉王府翊善黃裳請誅內侍楊舜卿彭龜年請逐陳源以謝天下

大學生汪安仁等二百一十八人上書請朝重華宮皆不報十一月彥逾復力諫帝始進朝尚書左選郎官葉適奏自今宜於過宮之日令宰執侍從先詣起居異時兩宮聖意有難言者自可因此傳至則責任有歸不可復使近習小人增損語言以生疑惑不報 評曰去年十一月群臣請朝重華宮不從因汝愚極諫從之至是群臣又請朝而又不聽因彥逾力諫乃聽之而汝愚彥逾皆宗室也然則宗室何負於國而謂不可爲宰執乎○五年四月帝及皇后幸玉津園自壽皇不豫群臣請帝省視皆不報而與皇后幸玉津園兵部尚書羅點請先過重華且曰陛下爲壽皇子四十餘年無一間言止

緣初郊違議壽皇嘗至南內督過左右之人自此讒間
遂生憂疑以臣觀之壽皇與天下相忘久矣今大臣同
心輔政百執事奉法循理宗室戚里三軍百姓皆無二
志設有間離誅之不疑乃若深居不出久虧子道衆口
謗讟禍患將作不可以不慮帝曰卿等可爲朕調護之
侍講黃裳對曰父子之親何俟調護點曰陛下一出即
當釋然帝猶未許點乃率講官言之帝曰朕心未嘗不
思壽皇點曰陛下久缺定省雖有此心何以自白起居
舍人彭龜年連三疏請對不報壽皇疾益甚群臣上疏
請者相繼帝將以癸丑日朝至期復辭以疾於是群臣
請斥罷者百餘人詔不許秘書少監孫逢吉等再上疏
以請中書舍人陳傅良請以親王執政一人充重華宮
使臺諫文章劾內侍陳源楊舜卿林億年離間之罪請
逐之皆不報 評曰壽皇有疾不視而與后幸玉津園
是尚得爲人子乎是尚可以有天下乎

○五月壽皇疾大漸陳傅良以諫不聽繳上告勅出城
待罪留正等率宰執進諫帝拂衣起正引帝裾泣諫羅
點進曰壽皇疾勢已危不及今一見後悔何及群臣隨
帝入福寧殿內侍閤門慟哭而出越二日正等又請對
帝令知閤門事韓侂胄傳旨云宰執並出正等俱出浙
江亭待罪壽皇聞之憂甚侂胄奏曰昨傳旨令宰執出
殿門今乃出都門請自往宣押入城於是正汝愚還第

明日帝召羅點入對點言前日迫切獻忠舉措失禮陛下赦而不誅然引裾亦故事也帝曰引裾可也何得輒入宮禁乎點引辛毗事以謝且言壽皇止有一子既付神器惟恐見之不速爾後官及彭龜年黃裳沈有開奏乞令嘉王詣重華宮問疾許之王至宮壽皇爲之感動評曰壽皇大漸而猶不問乃令子代之壽皇無子乎是尚得爲人子乎是尚可以有天下乎

○六月壽皇崩年六十八是夕重華宮內侍訃于宰執私第汝愚恐帝疑惑不出視朝持其劄不上次日帝視朝汝愚以聞因請詣重華宮成禮帝許之至日晏不出宰相率百官詣重華宮發喪將成服留正與汝愚議介

少傅吳裾請壽聖太后

壽皇

垂簾暫主喪事太后不許

正等附奏云臣等連日造南內請對不獲累上疏不得報今當率百官恭請若皇帝不出百官相與慟哭於宮門恐人情騷動爲社稷憂乙太后降旨以皇帝有疾乙就宮中成服然喪不可以乙主祝文稱孝子嗣皇帝宰臣不敢代行太后壽皇之母也請攝行祭禮太后許之評曰壽皇崩而不主喪乃上煩祖母攝之壽皇無子乎是尚得爲人子乎是尚可以有天下乎

○葉適言于留正曰帝疾而不執喪將何辭以謝天下今嘉王長若預建參決則疑謗釋矣正從之率宰執入奏云皇子嘉王仁孝夙成宜早正儲位以安人心不報

越六日又請御批云甚好明日宰執同擬旨以進乞帝親批付學士院降詔是夕御劄付丞相云歷事歲久念欲退閒正得之大懼因朝祥仆于庭即出國門上表請老且云願陛下速回淵鑒追悟前非漸收人心庶保國祚初正始議帝以疾未克主喪宜立皇太子監國若未倦勤當復明辟設議內禪太子可卽泣而趙汝愚請以太皇太后旨禪位嘉王正謂建儲詔未下遽及此他日必難處與汝愚異遂以肩輿五鼓逃去留正旣去人心益搖會帝臨朝忽仆于地時將禪祭汝愚憂危不知所出內禪之意益決乃遣工部尚書趙彥逾結殿帥郭杲而與左選郎官葉適左司郎中徐誼謀白內禪意於大

皇太后適告知閣門事蔡必勝乃與宣贊舍人傅昌朝知內侍省關禮知閣門事韓侂胄定計會慈福宮提點張宗尹過侂胄適白汝愚意遂令侂胄因張宗尹以聞太后不許明日侂胄復往又不獲命遂巡將退關禮見而問之侂胄具述汝愚之意禮入見太后而泣太后問故禮對曰聖人讀書萬卷亦嘗見有如此時而保無亂者乎太后曰此非汝所知禮曰此事人人知之今丞相已出所恃者趙知院旦夕亦去矣言與淚俱下后譙曰知院同姓事體與他人異乃亦去乎禮曰知院未去非但以同姓故以太皇太后爲可恃爾今定大計而不獲命勢不得不去太后曰事順則可令諭好爲之禮報侂

胄且云來早太后于壽皇梓宮前垂簾引執政侂胄復命日已向夕汝愚始以其事語陳睽余端禮亟命殿帥郭杲步帥閻仲夜以兵分衛南北內關禮使傅昌朝密制黃袍是日嘉王謁告不入臨汝愚曰禫祭重事王不可以不出翼日甲子禫祭王入汝愚率同列奏事太后曰既有御筆相公當奉行汝愚曰茲事重大播之天下書之史冊須議一指揮太后允諾汝愚袖出所擬太后指揮以進云皇帝以疾至今未能執喪曾有御筆欲自退閒皇子嘉王擴可即皇帝位尊皇帝為太上皇帝皇后為太上皇后太后覽畢曰甚善汝愚奏自今臣等有合奏事當取嗣君處分然恐兩宮父子間有難處者須

煩太后主張太后乃命汝愚以旨諭皇子即位皇子固辭曰恐負不孝名汝愚奏天子以安社稷定國家為孝今中外人人憂亂萬一變生置太上皇帝何地眾扶皇子入素幄披黃袍方却立未坐汝愚等再拜皇子詣九筵奠哭盡哀遂衰服出就重華殿東廡素幄立內侍扶掖乃坐百官起居訖乃入行禫祭禮汝愚即喪次乞召還留正詔建泰安宮以奉太上皇帝民心悅懌中外晏然汝愚之力也 評曰光宗不問父疾不執父衣惟用婦言動輒稱疾而於玉津遊幸獨亡疾焉無父甚矣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其不得有天下甚明然而富國勢之危疑處人情之搖惑苟非有忘身殉國之大臣鮮有能

任其責者留正請建儲不允稱疾宵奔汝愚請太后降詔卽行內禪而議者或謂棄國未免避事之嫌或謂內禪未若建儲之順此皆未明乎臣子之大義者也孟子不云乎貴戚之卿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留正之宵異姓之卿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留正之宵奔異姓之卿也汝愚之內禪貴戚之卿也皆是也嗚呼昌邑居喪無禮霍光以異姓猶能請太后易宣帝光宗喪且不執矣汝愚獨不可以貴戚易嘉王乎太后曰知院同姓事體與他人異乃言去乎又曰事順則可令諭好爲之蓋知此矣

知名之士中外引領望治復召留正赴都堂視事留正至汝愚乞免參知政事乃拜右丞相汝愚辭曰同姓之卿不幸處君臣之變敢言功乎乃命爲樞密使韓侂胄欲推定策功汝愚曰吾宗臣汝外戚也何可以言功惟瓜牙之臣則當推賞乃加果節鉞但遷侂胄防禦使侂胄大失望然以傳道詔旨浸見親幸時時乘間竊弄威福知臨安府徐誼告汝愚曰侂胄異時必爲國患宜飽其欲而遠之不聽汝愚欲推葉適之功適辭曰國危效忠職也適何功之有及聞侂胄觖望言于汝愚曰侂胄所望不過節鉞宜與之不從適嘆曰禍自此始矣八月內批罷左丞相留正以趙汝愚爲右丞相十月以韓侂

胄兼樞密都承旨以趙彥逾為四川制置使彥逾以定策功與汝愚引居政府及除蜀帥大怒遂與韓侂胄合因陛辭疏廷臣姓名于帝指為汝愚之黨且曰老奴今去不惜為陛下言之由是帝亦疑汝愚矣 評曰有功而賞者國之典也有功而不有其功以辭賞者人之所難也汝愚能易其所難猶不可以律人况口不言功身居政府亦難之矣乃欲以已之所難望侂胄彥逾獨易之其將能乎無怪其合而擠之也

慶元

寧宗

元年正月韓侂胄欲逐汝愚而難其名謀於京

鏜鏜曰彼宗姓也誣其謀危社稷則一網打盡矣侂胄然之以秘書監李沐嘗有怨于汝愚引為右正言使奏

汝愚以同姓居相位將不利于社稷乞罷其政以奠上天位杜塞奸源是日汝愚出浙江亭待罪遂以觀文殿大學士出知福州謝深甫論乞令奉祀請咎命提舉洞霄宮直學士鄭湜草制詞有曰頃我家之多難賴碩輔之精忠持危定傾安社稷以為悅任公竭節利社稷無不為坐無貶詞免官兵部侍郎章穎國子祭酒李祥知臨安府徐誼國子博士楊簡俱抗論留汝愚李沐劾為黨請斥之夏四月安置大府寺丞呂祖儉於韶州流太學生楊宏中等六人皆訴汝愚寃也韓侂胄必欲置汝愚于死以息人言十一月用何湛疏落汝愚觀文殿大學士及宮觀監察御史胡紘遂上言汝愚倡引偽徒謀

爲不軌乘龍授鼎假夢爲符因條奏其十不遜詔責汝
愚寧遠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時汪義端當制遂用漢
誅劉屈氂唐戮李林甫事示欲殺之之意廸功郎趙師
召亦上書乞斬汝愚帝不從汝愚怡然就道謂諸子曰
觀侂胄之意必欲殺我我死汝曹尚可免也明年正月
行至衡州病作衡守錢鏊承侂胄密諭窘辱百端汝愚
暴薨天下聞而寃之計聞有旨追復原官許歸葬中書
舍人吳宗旦繳還復官之命汝愚學務有用常以司馬
光富弼韓琦范仲淹自期凡平昔所聞於朋友如張栻
朱熹呂祖謙汪應辰王十朋胡銓李燾林光朝之言欲
次第行之未果而罷政初汝愚嘗夢孝宗授以湯鼎皆

負白龍升天後翼嘉王以素服卽位蓋其驗也讒者遂
以爲罪云 評曰汝愚永州之行勢所不免然愚以爲
行於太上今不行太上而行於寧宗則寧宗之不察汝
愚之不幸也汝愚以同姓之卿不敢言功而辭右相似
矣乃辭右相而爲樞密不越月而卒居之而於同功者
或止遷一官或出帥四川是居其功而又專其功誰則
容之嗚呼此亦論當時事理則然爾地嫌必懼勢逼必
危未有易天子之位而能久其易天子之權者也周公
且不免於東山汝愚豈能免於永州

許王元禧

元禧太平興國七年出閣授檢校太保同平章事封廣

平郡王八年進封陳王詔自今宰相班宜在親王上宰相宋琪李昉請遵舊制不允宋琪等懇請久之帝曰宰相之任實總百揆與群司禮絕藩邸之設止奉朝請而已元佐等尚幼欲其知謙損之道卿等無固讓也雍熙二年元佐被疾以元禧爲開封尹兼侍中進封許王加中書令上爲娶隰州團練使李謙溥女爲夫人因謂宰相曰朕嘗語諸子今姻偶皆將相大臣之家六禮具備得不自重乎淳化元年宰相呂蒙正復上言乞班諸王下詔不允三年十一月己亥元禧早入朝方坐殿廡中覺體中不嘉徑歸府車駕遽臨視疾已亟上呼之猶能應少頻薨上哭之慟廢朝五日贈皇太子謚恭孝 評

曰詔宰相班親王上以爲任總百揆與群司禮絕殊不知任總百揆與群司禮絕者蓋謂宰相與部寺院監百執事禮絕而非與親王禮絕也太宗此詔亦以親王去天子不遠恐其僭差罔藝故抑之使下宰相以示隔絕爾至於姻偶必擇將相大臣之家六禮具備誠爲確論蓋姻偶者必姻其相偶者也後世不論流品至有商賈之家姻媿帝室者其實不偶矣詩云平王之孫齊侯之子言相稱也又云齊大非吾偶也言小不偶大也小大不可况良賤乎嗚呼此不特帝王家所當知也

○元禧姿貌雄毅沈靜寡言尹京五年政事無失及薨上追念不已悲泣達旦不寐作思亡子詩示近臣未幾

宗藩詩典卷四
人有言元禧爲嬖妾張氏所惑張頗專恣插婢僕有至死者而元禧不知張又於都城西佛寺招魂塋其父母僭差踰制上怒遣昭宣使王繼恩驗問張縊死左右親吏悉決杖停免毀張氏父母塚墓親屬皆配流開封府判官呂端推官陳載並坐裨贊有失貶官許王府諮議趙令圖侍講閻象並坐輔導無狀削兩任免詔停冊禮以一品鹵簿塋真宗卽位始詔中外稱太子之號焉乾興初改謚昭成無子 評曰人情多溺愛其子元禧薨太宗至作思亡子詩何其愛也一聞其嬖妾而縊之遂大怒以停冊禮而塋一品又何其威也宋之家法過漢唐有以哉

新平郡王宗保

元禧無子仁宗時詔以允成子宗保出後宗保生二歲毋抱以入見章獻后后留與處七歲授左侍禁帝親爲巾其首久之歸東宮詔朔望出入禁省累官代州防禦使襲封燕國公性仁恕主藏吏盜米至千斛貫不問嘗書忍字於座右以爲戒熙寧七年卒神宗臨奠其子仲鞠泣曰先臣幼養宮中終身不言帝感悼遂優贈靜難軍節度使新平郡王謚恭靜仲鞠亦好學能詩事親居喪以孝聞 評曰主藏吏盜米而不問幼養宮中而不自言其仁恕忠篤有足多者幼而仁宗親巾其首卒而神宗臨奠其喪而且優贈焉福善之報哉

商王元份太宗子 四十五 三書白書院

元份寬厚言動中禮標望偉如娶李漢城女李悍妬慘
酷宮婢小不如意必加鞭杖或致死上每有恩賜詔命
均給李盡取之及元份卧病上親臨問見左右無侍者
因輟宮人為主湯劑初太宗崩戚里皆赴禁中朝晡臨
李多稱疾不至元份生日李以衣服器用為壽皆飾以
龍鳳居元份喪無戚容而有謗上之語上盡知其所為
以元份故優容之及是復不朝顯究其罪狀止削其國
封置之別所 評曰史稱元份寬厚言動中禮標望偉
如斯亦美矣然縱其妻之悍妬僭擬而不禁遂養成其
惡至於太宗崩不哭臨元份喪無戚容又謗真宗而不
朝皆寬厚之過所至也故嗃嗃未失嘻嘻終吝有家人
之責者必有孚威如以及其身而閑其家然後可

魯國公宗肅

宗肅封魯國公兄宗諤嘗亡寶器意宗肅家人子竊之
宗肅曰吾庶不足取信兄弟如此乎立償其直宗諤愧
不取乃施諸僧久之器得宗肅不復言 評曰昔漢直
不疑為郎其同舍有告歸者誤持同舍郎金去主覓亡
意不疑不疑謝有之買金償後告歸者至而歸金亡金
郎大慚以此稱不疑為長者其事與此大類但不疑竟
謝有之故亡金郎直待歸金後而始慚宗肅先自責故
其兄不待器得而先媿不取也然細論之不疑似近乎

宗肅川典西失 四十六 三書白書院

不情而宗肅不失為自厚此又二人之辨

濮安懿王允讓

允讓字益之天資渾厚外莊內寬喜愠不見於色始為右千牛衛將軍周王祐子薨真宗以路車旄節迎王于禁中仁宗生用簫韶部樂送還邸官衛州刺史仁宗即位授汝州防禦使累拜寧江軍節度使上建聯親宅命知太宗正事宗子有好學勦進之以善若不率教則勸戒之至不變始正其罪故人莫不畏服焉慶曆四年封汝南郡王拜同平章事改判大宗正司嘉祐四年薨年六十五贈太尉中書令追封濮王謚安懿仁宗在位又無子乃以王子宗實為皇子仁宗崩皇子即位是為英

宗 評曰濮王真厚德君子也觀其所以教宗子者可見矣史稱其天資渾厚外莊內寬喜愠不見於色真知言哉夫德厚則天必厚報之悼獻太子薨真宗以路車旄節迎之固將以為嗣也及仁宗生而用簫韶部樂送還即然雖不得有天下於其身而卒之有天下於其子厚德之報信不偶哉

附王珪

治平元年宰相韓琦等奏請下有司議濮安懿王及譙國夫人王氏襄國夫人韓氏僊遊縣君任氏合行典禮詔須大祥後議之二年乃詔禮官與侍制以上議翰林學士王珪等奏曰謹按儀禮喪服為人後者傳曰何以

宗藩詩典四
三年也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爲所後者之祖父母妻
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謂皆如親子也又爲人
後者爲其父母傳曰何以期不二斬持重於大宗降其
小宗也爲人後者爲其昆弟傳曰何以大功爲人後者
降其昆弟也先王之制禮尊無二上若恭愛之心分於
彼則不得專於此故也是以秦漢以來帝王有自旁支
入承大統者或推尊其父母以爲帝后皆見非當時取
議後世臣等不敢引以爲聖朝法况前代入繼者多官
車晏駕之後援立之策或出臣下非如仁宗皇帝年齡
未衰深爲宗廟之重祇承天地之意於宗室衆多之中
簡推聖明授以大業陛下親爲先帝之子然後繼體承

祧光有天下漢安懿王雖於陛下有天性之親顧復之
恩然陛下所以負宸端冕富有四海子子孫孫萬世相
承皆先帝德也臣等竊以爲濮王宜準先朝封贈期親
尊屬故事尊以高官大國譙國襄國仙遊竝稱太夫人
攷之古今爲宜稱於是中外奏王珪等所議未見詳定
濮王當稱何親名與不名珪等議濮安於仁宗爲兄於
皇帝宜稱皇伯而不名如楚王涇王故事中書又奏禮
與令及五服年月勅出繼之子於所繼所生皆稱父母
又漢宣帝光武皆稱父爲皇考今珪等議稱濮王爲皇
伯於典禮未有明據請下尚書省集三省御史臺議奏
方議而皇太后手詔詰責執政於是詔曰如聞集議不

一權宜罷議令有司博求典故以聞 評曰濮議王珪
為正但稱皇伯似未安遂稱皇考又未當若如程子稱
皇伯父則古者伯叔皆稱諸父猶皇伯也愚嘗有先考
之說見賓襄錄若曰此吾未入繼之先之考也似為得
之姑記以俟再考

昌王宗晟

宗晟好古學藏書數萬卷仁宗嘉之益以國子監書治
平將郊而雨或議改祫享英宗訪諸宗晟對曰陛下初
郊見上帝盛禮也豈宜改卜至誠感神在陛下精意而
已帝嘉納及郊雨霽帝數被疾密請早建儲貳以係天
下之望世稱其忠 評曰宗晟不改卜郊之對早建儲

貳之議皆識其大者要自好古學中來

襄王宗愈惠王宗楚欽王宗祐

宗晟薨哲宗紹聖二年四月宗愈以鎮安節度使開府
儀同三司檢校司徒嗣封故事嗣王以四時詣祠所宗
愈方屬疾或曰不可以暑行曰吾身主祀而不往非禮
也強輿以行疾遂亟是年八月薨年六十五贈太師追
封襄王謚恭憲○宗楚累拜武勝軍節度使開府儀同
三司封南陽郡王紹聖三年三月以檢校司徒改武昌
節度使嗣濮王既嗣爵當詣園薦獻會疾以弟宗漢代
行嘆曰不能親奉籩豆享我先王而浮食厚祿安乎請
以爵授弟不許四年六月薨贈太師惠王謚僖節○宗

祐克已自約蕭然若寒士好讀書尤喜學易嘉祐中從父允初未立嗣咸推其賢詔以宗祐爲後泣曰臣不幸幼失怙恃將終身悲慕忍爲人後乎敢以死請仁宗憐而從之累遷清海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封萊城郡王紹聖四年八月加檢校司徒嗣濮王時已病當祠園廟不肯移疾自秋涉冬連往來元符元年又亟往遂薨于祠下贈太師追封欽王謚穆恪 評曰宗愈宗楚宗祐皆嗣濮王者也當祠園廟而屬疾鮮不移疾他代者而宗愈不以暑辭宗楚不以弟代宗祐連往來於秋冬遂薨於祠下真有吾不與祭如不祭之意孝可知矣然亦濮安懿王之厚德厚福有以致之不偶然也禮曰爲人後者爲之子則爲人後亦禮也而宗裕獨不肯爲人後未能無疑後思孔子射於矍相之圃使子路出延射者曰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夫以爲人後者而至與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同類而並言之豈非以其忍於忘父而謂他人父與夫賁軍亡國者均之不忠不孝乎要不得以繼絕之義而遂謂不肯爲人後之非此仁宗所以憐其志而後之也世有父在顧貪伯叔之產忘其父而多方以謀後之至於爭奪告訐者視此亦可愧矣

景王宗漢

宗漢英宗幼弟也嗣濮王善畫嘗作八鴈圖世稱其工

評曰宗漢嗣濮為國藩維而以圖八鴈成名抑末矣

郇王仲御

仲御自幼不群通經史多識朝廷典故居父宗晟喪哲宗起知宗正力辭詔虛位以須終制初封汝南華原郡王政和中嗣封濮王天寧節遼使在廷宰相適謁告仲御攝事率百寮上壽若素習者帝每見必加優禮稱為嗣王宣和四年五月薨贈太傅追封郇王謚康孝 評曰仲御終制以辭宗正之命攝事而若素習之儀雖其自幼不群有自然之仁讓而至於節文諧適使人感慕而傾心焉則非通經史識典故未易能也若仲御者真宗室之選歟

循王士儂

仲御子

士儂字立之有大志好學善屬文初補右班殿直累遷忠州防禦使鄭州觀察使由寧遠軍承宣使轉權同知大宗正事時康王建大元帥府士儂請於孟太后乞命帥府得承制便宜行事又請奉王承大統太后從之王遂即位除光山軍節度使扈蹕南幸黃潛善等用事士儂論其誤國潛善斥之出知南外宗正事會苗傅劉正彥作亂士儂易服入杭以蠟書遺張浚趣其勤王按史稱士儂長子不凡方苗傅之亂封殿納蠟書持告張浚以功轉兩官易文資即此事也復遺呂頤浩書劾其與浚同濟國難苗傅等怒浚浚坐謫復遺浚書謂朝廷無他意俾賊勿疑爾事平加檢校少保除同知

大宗正事丁母憂起復除大宗正事請序位安定郡王
下從之累乞祠不許以定策功詔其子不議改文秩不
恤易環衛官加士儂檢校少師尋加開府儀同三司判
大宗正事入覲勸帝留意恤民金人既歸河南陝西地
命士儂謁陵寢遂入相城披歷榛莽隨宜葺治禮畢而還
特封齊安郡王以旌其勞尋權主奉淮安懿王祠事軍
興罷宗室賜予至有喪不能斂者士儂以聞詔總麻袒
免親任環衛官而身亡者賜錢有差士儂數言事忤秦
檜及岳飛被誣士儂力辯曰中原未靖禍及忠義是忘
二聖不欲復中原也臣以百口保飛無他檜大怒諷言
者論士儂交通飛蹤跡詭秘事切聖躬遂奪官中丞不

侯尚復希旨連擊之謫居于建凡十二年而薨年七十
帝哀之贈太傅追封循王六子皆進二階 評曰史稱
士儂有大志真知言哉觀其請康王之承統以質中興
趣張浚呂頤浩之勤王以濟國難葺陝洛之陵寢以慰
先靈辯岳飛之被誣以伸大義皆磊磊奇節而顧始爲
黃潛善所排終爲秦檜所怒謫居于建賫志而薨悲夫

和義郡王士晤

士晤字公美天資謇敏兒時儼如成人比弱冠爲右監
門衛大將軍貴州圍練使從上皇北遷次洛州東與諸
宗室議欲遁還據城謀未就而金人圍合皆散走士晤
乘驢西亡夜半盜奪驢去徒步疾趨遲明抵武安酒家

語人曰我皇叔也邑官聞之來謁資以衣冠鞍馬因募得少壯百餘人從至磁州招集義兵以解洛圍旬日間得勝兵五千人歸附者數萬時洛州守臣王麟欲叛降敵軍民怒殺之推統制韓一爲主士晤夜半薄城下力戰破圍翌日入城部分守禦敵治壕塹樹康角示以持火士晤礪將士死守飛火炮碎其攻具以計生得其首領敵乃解圍去以功遷權知洛州仍兼防禦使建炎二年金人再犯洛糧盡援絕衆不能守乃擁士晤出城由白象灘抵大名府詔赴行在紹興五年遷泉州觀察使再遷平海軍承宣使知南外宗正事時泉邸新建而學者少士晤奏宗子善軫文藝卓絕衆所推譽乞免文解由是人知激勸遷節度使未拜而卒年四十六贈少師追封和義郡王淳熙中謚忠靖 評曰士晤後上皇北遷而首議遁還據城興復其志大矣卒之被圍獨亡失驢步走乞哀於武安之酒家借資於邑官之來謁招義兵解洛圍破韓一逐金人平生之志至是頗償使當時足食足兵戰守有備何懼金人之再犯也而不幸糧盡援絕其功不終惜哉

吳國儀王仲湜

仲湜字巨源事母以孝聞喜親圖史性酷嗜珊瑚每把玩不去手大者一株至以數百千售之高宗嘗問墜地則何如仲湜對曰碎矣帝日以民膏血易無用之物朕

所不忍仲湜慚不能對 評曰珊瑚一海石爾昔晉武嘗損愛以助王愷之闢富而高宗乃借碎以責仲湜之厚沽其識見真天淵矣晉武之不善其後高宗之再興於吳固宜

崇國公不怠

不怠字仁仲父士圖後上皇北遷遙拜集慶軍節度使不怠初補保義郎紹興二十七年登第易左宣義郎調婺州金華丞治縣豪何汝翼械請於邵編隸池州邑人懾服除永州通判郡歲輸米倍收其羸民病之不怠言於守損其數帥司檄不怠錄靖州獄辯出寃者數十百人靖人德之繪其像以祠除知開州開在巴東俗鄙陋

不怠爲興學俾民知孝義郡有鹽井舊長吏必遣所親監之私其利不怠罷遣鹽利倍入郡計用饒以羨餘代民輸夏秋兩稅及天申節銀絹在開二年民絕鬪爭夜戶不閉諸司交薦以比古循吏轉夔州轉運判官開人數千遮城門不得行至夔民病上供銀時部使者以親故攝大寧鹽場專其利不怠斥去而鹽獲羨餘乃出錢市羨鹽數十萬斤易米得參萬餘斛運抵湖北市銀以歸代諸郡納上供銀省緡錢拾伍餘萬改成都路轉運判官適歲饑不怠行抵瀘南貸官錢五萬緡遣吏分糴比至下令曰米至矣富民爭發粟米價遂平夔流朱氏獨閉糴邑民群聚發其廩不怠抵朱氏法籍其米黥盜

米者民遂定永康軍歲治都江堰籠石蛇絕江遏水以灌數郡田吏盜金減役夫堰不固而汜田失水故歲屢饑不怠躬視操版築繩吏以法乃出令民業耕者田主貸之事未作者富民振之老幼疾患者官爲粥視全活數百萬黎州青羌奴結兒反制司調兵往戍屬不怠給餉故事富人出糧而下戶以力致于邊不怠曰民饑不可擾也以糴餘米發卒運之已而朝廷命不怠攝制司初官兵敗前制使遣人賂奴結兒以和不怠曰奴結兒吐蕃小種也今且和若大族何不聽會酋豪東畜列率數千人入漢地二百餘里成都大恐不怠靜以鎮之召寮屬飲夜遣步將領飛山軍徑赴沉黎又徙綿州兵

戍印州爲後援戒之曰堅守勿動密檄諸蕃部生獲吐蕃一人賞十縑殺一人二縑於是印部川首領崖襪合諸部落大破吐蕃於漢源斬東畜列首來獻凡十有六日而平嘉州虛恨蠻入寇不怠標吐蕃首境上蠻惧一夕遁去不怠乃令緣邊家出丁夫一人分戍諸堡復其家不怠罷歸蜀人送者自成都至雙流遮道不得行未幾除成都提刑改江西轉運判官廷臣薦其賢詔授右監門衛大將軍惠州防禦使知大宗正事非常制也吏白承受奏請湏用中貴人不怠曰有司不存乎罷不用中貴人或請見輒謝出之進明州觀察使俄陞招慶軍承宣使金人完顏烈來聘克館伴副使金使從者舊

見館使皆對揖不怠不爲禮宴王津園不怠連射皆中
使者襦服不怠以文行訓勅族屬薦其秀傑者奏新學
宮增廣弟子員做大學校定法置自訟齋使有過者讀
書其中人人感勵淳熙十四年卒年六十七贈開府儀
同三司封崇國公不怠性篤孝生七歲遭父妣遷每思
慕涕泣長力學母曹氏止之答曰君父仇未報非敢志
富貴也登第時已入仕法當超兩秩請回授其母母封
法止令人高宗嘉其志特封郡夫人居官所至有聲立
朝好言天下事蜀中武帥操重權不怠請復安撫司相
維而治其論王朴不宜揀選諸路軍王友直不可爲副
都指揮使尤人所難言者遇大旱一日九疏勸上求直

言通下情退而燔其藁時布衣上書狂悖多抵罪不怠
謂太上皇帝不罪言者此宜書之御座右帝悚然可之
旣佳其忠諒每宴禁中帝飲之酒顧謂皇太子曰此賢
宗室也一日坐待漏院有給事中白英國公借擊毬馬
不怠正色曰上惟一皇孫萬一馬驚墮斬汝輩無益也
馬竟不可得所敬者朱熹張栻栻死爲請謚又請用熹
其好尚如此 評曰宋宗室雖多且賢然求如不怠者
蓋甚鮮如痛父妣遷則思力學以雪耻念母劬勞則辭
超秩以回封治州郡而隨宜興革比古循吏攝制司而
相機戰守平小吐蕃金使來聘不揖從者以明體統宗
子有過置自訟齋以示耻格罷遣中貴人於承請則有

司存不借擊毬馬於皇孫為社稷計以至王朴王友直人所不敢言者而論之朱熹張栻世所共詆斥者而敬之蓋性得之剛大志不在富貴而學知其本原故能如此宋之宗室此其最優乎

益王元傑

元傑字明哲穎悟好學善屬詞工草隸飛白建樓貯書二萬卷及為亭榭遊息之所嘗作假山召寮屬置酒衆皆褒美坦獨頽首不視元傑強之坦曰坦見血山安得假山王鷲問故坦曰坦在田舍時見州縣督稅上下相急父子兄弟鞭笞苦楚血流滿身此假山皆民租所出非血山而何時帝亦為假山未成聞之亟毀焉王每有

過失坦輒盡言規正左右教王稱疾帝憂甚召乳母問狀乳母曰王本無疾徒以姚坦檢束不得自便爾帝怒曰吾選端士輔王為善今乃欲使我逐正人王年少豈解此也必爾輩教之杖乳母於後園召坦慰諭之時太平興國七年也及薨真宗聞之震悼不俟旦步及中禁門乃乘輦臨視哀動左右廢朝五日贈太尉尚書令追封越王謚文惠 評曰元傑作假山而姚坦獨頽首不視以血山規之真盡翊善之職矣但不規於將作之時而顧不視於既成之後亦何益哉得非近名歟若諫之不聽而必成之而又不視則善矣

相王元偓

太宗子

元偓字希道初封徐國公真宗卽位廷封寧王郊祀東封悉為亞獻禮成授檢校太尉兼侍中護國鎮國等軍節度三年文武官詣闕請祠后土元偓以領節帥亦奏章以請詔許之將行命為河華管内橋道頓遞使明年車駕入境元偓奏方物酒餼金帛茗藥為貢儀物甚盛至河中與判府陳堯叟分導乘輿度蒲津橋上登鄴丘亭日元偓曰橋道頓置嚴謹爾之力也元偓頓首謝及還加中書令領成德安國等節度改封相王五年加守太傅真宗自卽位以來屢以學術勗宗子元偓首冠藩戚益自脩勵上每製篇什必令屬和一日謂宰相曰朕每戒宗子作詩習射如聞頗精習將臨觀為因幸元偓邸第宴後官宮寮畢令賦七言詩元偓奉觴上壽賜襲衣金帶噐幣緡錢又與宗室射於西南亭日晡後官退上獨以中官從幸元偓元偓官復宴元偓官如家人禮夜一鼓而罷評曰東封西祀真宗之侈心謬舉固臣子所宜多方以揅止之者元偓領節帥則奉章以請司頓遞又嚴謹致褻雖若能舉其職然未免逢君父之惡矣噫

相王元弼

元弼性端重時然後言諸官增學官員元弼已貴猶日至講席延伴讀官讀孟子一節領宗正三十年與濮安懿王共事相友愛為宗屬推敬評曰大都為宗室者

惟馳馬試劍是好轂色狗馬是娛而間有好學者又不
過矜翰墨務轂律而已孰肯究心聖賢之學乎孟子七
篇明王道斥霸功崇仁義賤詐力正孔門之的傳而為
帝王所當究心者宗弼乃能日延伴讀官讀孟子一節
不唯讀書賢于他好而且得其所指歸真可尚已

循王宗景

宗景事母孝居喪如不能勝居第火冒急赴家廟不恤
其他火亦不為害 評曰居第被火正倉卒之際弱者
竄其身強者遷其貲而已誰肯念及宗祖者宗景不恤
他財而獨赴宗廟真得禮經水火先救神主遺書之義
○元祐中累遷彰德軍節度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司空

封濟陰郡王宗景喪其夫人將以妾繼室先出之於外
而託為良家女且納焉坐奪開府既而還之 評曰夫
妃匹之際風化之原人道之至重者也故關雎必求淑
女車牽必迎今德宗景喪其夫人而欲以妾繼豈關雎
車牽之義乎母以妾為妻葵丘之禁也卑人不為主忠
臣之謨也使宗景憐于此義猶可以陷于不知自解今
先出之於外而託為良家女以納焉則明知其不可而
為之矣吾誰欺欺天乎宋以家法稱始奪開府而復還
之其家法自是不嚴矣噫

蔡國公宗達

宗達襲封蔡國公鄰家失火盜因為奸竊宗達所服帶

既而得之且知其主名貸不問浚井得鏹復授之官累武信軍留後評曰奸盜人所惡也知其主名而貸之是與楚莊之詔絕纓同量鏹人所欲也浚井所得而授之是與管寧之揮鋤金一心嗚呼非甚盛德何以有此

周恭肅王元儼

太子

元儼廣穎豐願嚴毅不可犯天下崇憚之名聞外夷事毋王德妃孝妃每有疾躬侍藥晨夕盥潔焚香以禱至憂念不食毋喪哀戚過人平生寡嗜慾惟喜聚書好為文詞頗善二王書工飛白仁宗冲年即位章獻皇后臨朝自以屬尊望重恐為太后所忌深自沉晦因闔門卻絕人事故謬語陽狂不復預朝謁及太后崩仁宗親政

益加尊寵凡有請報不必手書謝牘方陝西用兵上所給工用錢歲五十萬以助邊費帝不欲拒之聽入其半嘗問翊善王渙曰元昊平未對曰未也曰如此安用宰相為聞者畏其言慶曆二年冬大雨雪木冰陳楚之地尤甚占者曰憂在大臣既而元儼病甚上憂形于色親至卧内手調藥屏人與語久之所對多忠言賜白金五千兩固辭不受曰臣羸憊且死將重費家國矣帝為嗟泣明年正月薨贈天策上將軍徐兗二州牧燕王謚恭肅比塋三臨其喪詔以元儼墨跡及所為詩分賜宰臣餘藏秘閣評曰史稱元儼廣穎豐願嚴毅不可犯天下崇憚之名聞外夷則元儼固已樹的當世矣苟非善

藏其用人爭射之今仁宗冲年則闔門晦迹謬語陽狂以示無意及仁宗親政則輸錢助邊平吳責相以示可使卷舒運用綽綽有裕可謂曰知而雨雪木冰憂在大臣雖有此心不究於用悲夫

博平侯允良

允良好酣寢以晝為夜由是一宮之人皆晝睡夕興薨贈定王太常以王反易晦明謚曰榮易 評曰夫晨夜之限寢興之節不可反易者也故不夙則夜風人致刺俾晝作夜大雅興譏然猶一人也而允良胥一宮而反易焉詩人見之常何如其刺譏哉夫鼠晝伏夜行恐人之見也人而晝睡夕興何以異於是詩云碩鼠碩鼠三歲貫女又云相鼠有體人而無禮惡之也

建平郡王士崐

建炎初隆祐太后幸汝州敵奄至百司散走士崐至一大船中見二帝御容負以走遇潰兵數百同行至山中衆欲聚為盜士崐出御容示之曰盜不過求食為朝夕計爾孰若仰給州縣士崐以近屬諭之必從如此則今日不饑餓後日不失賞是一舉而兩得也衆聽命乃走謁太后虔州會虔民作亂鄉兵在外為應與官軍相持士崐詣執政謂當請太后急肆赦人知免死庶可安集又宜急諭城中城中定則外寇可弭譬如服藥心腹已安外禦風濕乃餘事爾赦既下城中遂定 評曰汝州

之難士嶠以御容化盜為兵使因飽而得賞虔州之亂
又以太后急赦安民使定內以禦外盖感之以親上之
義示之以自利之途故能成功嗚呼此可為應變者之
法矣

知紹興府不棄

不棄字德夫紹興中為江東轉運判官秦檜忌四川宣
撫使鄭剛中以不棄能制之除太府少卿四川宣撫司
總領官初趙開總蜀賦宣撫司文移率用申狀不棄至
官用張憲成故事以平牒見剛中剛中愕然久之始悟
其不隸已遂有隙不棄欲盡取宣撫司所儲剛中不與
不棄怒剛中辟利州轉運使王陟兼本司參議不棄劾

罷之二人愈不相能檜併召還剛中在蜀服用頗踰制
不棄復文致其事檜乃罷剛中陞不棄敷文閣侍制知
臨安府踰年改工部侍郎尋除敷文閣直學士知紹興
府時浙東旱饑民多流亡提舉秦昌時檜兄子也不棄
言其悉心賑恤全活甚衆昌時得遷秩其媚檜如此未
幾卒 評曰不棄真小人也觀其以平牒見剛中致剛
中之愕然取宣撫司之所儲激剛中之不與又劾罷剛
中之私辟參議又奏劾剛中之服用踰制似有侃侃之
風者而不知皆檜意也檜忌剛中而以不棄能制剛中
而用之也則安在其侃侃哉檜所忌則百計屈折而劾
罷之檜兄子則乘旱饑而曲奏以保陞之其所舉劾無

非為媚檜爾夫人之媚權貴多以柔聲婉色為之而不棄獨以剛愎強忍媚之嗚呼不棄真小人之尤矣

守橫州不尤

不尤有武力靖康之難與王明募義兵與金人戰雄張河南北盜皆避其鋒曰此小使軍也高宗卽位引衆歸補武翼郎從岳飛平湖寇飛死檜奪其兵遣守橫州而卒評曰不尤善戰能成小使軍之名固恢復者所必資也而檜乃奪其兵徒以其嘗從岳飛平湖寇爾檜忌岳飛而并忌不尤銷忠義之心長仇讎之勢檜之罪不容誅矣

知鎮江府善俊

善俊字俊臣初補承節郎紹興二十七年登第換左承務郎調南城丞改昭信軍簽判虞允文薦其有邊帥才除幹辦諸司審計司知郴州敷奏稱旨留為太府寺丞尋攝帥知廬州會歲旱江浙饑民麋至善俊括境內官田均給之貸牛種僦屋以居死者為給槨人至如歸州城舊毀于兵善俊葺完之因言異時恃焦湖以通饋餉旣湮涸宜募鄉兵保孤姓二山治屋以儲粟敵或敗盟則吾城守有餘餉道無乏矣又增築學舍新包拯祠春秋祀之人感其化累遷龍圖閣直學士移知建州建俗生子往往不舉善俊痛繩之給金穀捐已俸以助其費再知廬州首言和好不可恃當高城浚池以為備復為

陂七門堰農政用脩免責屬邑坊場河渡羨錢百姓德之以父憂去服闋起知鄂州適南市火善俊亟往視事弛竹木稅發粟賑民開古溝創火巷以絕後患寮屬爭言用度將不贍善俊曰吾將瘠己裕人乃節燕游車騎鼓吹之費郡計用饒代輸民役錢再知建州歲饑民群趨富家發其廩監司議調兵掩捕善俊曰是趣亂也諭許自新平米價民乃定徙知隆興府移江西轉運副使朝廷議減月椿錢善俊言及州不及縣則縣仍迫取於民猶不減也宜一路通裁其額下之漕臣科郡縣輕重均減之又奏和買已足白科從而折變益加糜費其數反重於正絹併乞蠲減黥卒遇赦還者刺充舖兵可除

民害所言多見用轉湖南帥郴桂地絕遠守多非才善俊謂宜精其選代輸潭州經總制錢停醴泉涿水渡錢加秘閣脩撰移知鎮江府丁母憂終喪而卒年六十四善俊風儀秀整喜功名尤好論事孝宗時日中有黑子地屢震每以飭邊備為戒孝宗英武獨運缺相者累年善俊極言相位不可無人尤人所難言者 評曰史稱善俊喜功名尤好論事由今考之則功名皆有實惠論事皆切治體非苟然者而論相一節所係尤大蓋孝宗缺相累年恃英武可獨運爾堯之九官舜之十六伯堯舜不英武耶湯之二相武之十亂湯武不英武耶天地雖大不可無五行之吏心思雖至不可無百體之官孝

宗自謂英武莫已若而善俊以是規之真得批鱗觸鬚之義矣

西川路提刑轉運判官善譽

善譽字靜之幼敏慧力學乾道五年試禮部第一初調昌國簿攝邑事勸編戶裒金買田以助嫁娶喪葬捕得海盜全黨守欲上其功善譽曰柰何以人命希賞乎守益賢之薦于朝授兩浙運幹改知撫州臨川縣縣嘗預借民賦善譽閱籍發逋負按籍征催卒以時辦集遂罷預借改常州添差通判史浩言其賢詔赴部堂審察累遷大理丞湖北常平茶鹽提舉會大旱善譽通融諸郡常平計戶振貸嗣歲麥禾倍收民爭負以償奏罷稅場

十餘渡四十五民便之俾諸郡善田委郡文學董其入以給計借者兼西川路提刑轉運判官遂寧守徐詡乏廉嚴部使者以其故御史寬假之善譽過遂寧詡出迎善譽佯不為禮詡大阻郡人聞之爭訟其過善譽劾諸朝宰相王淮善詡寢其章善譽徑以聞罷詡又以羨貲給諸郡之貧民生子及娠者俱給米咸惠並孚宗子寓蜀者少業儒善譽即郡庠立學以教之人始感勵引年乞祠歸處一室以圖書自娛無疾而卒年四十七時淳熙十六年也善譽早失怙恃撫育諸季備至居官廉靜自將多所著述郭雍朱熹嘗取其易說云 評曰善譽得海盜則不以人命希賞得賊吏則不以宰相屈法其

宗海詩典西帳
六十五
貞白書院
他善政未易枚舉則以其力學知其大者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郭雍朱熹取其易說其學殆深于易矣

吳榮王顥

以下英宗

顥字仲明自右內率府副率為和州防禦使封安樂郡公轉明州觀察使進祁國公治平元年加檢校太傅保寧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東陽郡王三年出閣神宗立進封昌王官制行冊拜司空徙王雍哲宗嗣位加太保換成德橫海二鎮徙封楊王賜贊拜不名五日一謁禁中帝致恭如家人禮神宗祔廟拜太傅移鎮京兆鳳翔自熙寧以來顥屢請居外章上輒却至元祐

初乃賜咸宜坊第一區榜曰親賢與弟顥對邸車駕偕三宮臨幸留宴終日拜太尉諸子皆命賜官制曰先皇帝篤兄弟之好以恩勝義不許二叔出居於外蓋武王待周公之意太皇太后嚴朝廷之禮以義制恩姑從其請出就外宅得孔子遠其子之意二聖不同同歸於道皆可以為萬世法朕承侍兩宮按行新第顧瞻懷思潛焉出涕昔漢明帝問東平在王家何以為樂王言為善最樂帝大其言因送列侯印十九枚諸子五歲以上悉佩之著之簡冊天下不以為私今王諸子性于忠孝漸于禮義自勝衣以上頎然皆有成人之風朕甚嘉之其各進一官以助其為善之樂尚勉之哉毋忝父祖以為

邦家光徒封徐王詔書不名宣仁有疾顥旦旦入問因亦被病宣仁祔廟拜太師徙王冀賜入朝不趨改淮南荆南節度使徙封楚王病益篤帝親挾醫視診令晝夜具起居狀聞小愈則喜旣而薨年四十七帝卽臨哭輟朝五日成服苑中贈尚書令兼中書令揚荆冀三州牧燕王謚曰榮陪塋永厚陵徽宗卽位改封吳王顥天資穎異尤嗜學始就外傳每一經終卽遺講讀官以器幣服馬工飛白善射好圖書博求善本神宗嘉其志尚每得異書亟馳使以示嘗賜方團玉帶俾服而朝顥辭乃為製玉魚以別之是後親王遂踵為故實初居英宗喪丐解官終制以厭於至尊不克遂服慈聖光獻太后之服易月當除顥曰身為孫而情文缺然若是可乎請如心喪禮湏上禫除卽吉詔可 評曰人臣以忠孝敬義為本觀顥不敢服方團玉帶之賜蒙別玉魚可謂忠矣觀服慈聖光獻太后之服不安易月而請心喪可謂孝矣觀每讀一經終卽遺講讀官器幣服馬可謂敬義矣此其所以比美東平而制書之褒諸子之官有以也

益端獻王顥

顥端重明粹少好學博通群書工飛白篆籀賓接宮寮歲滿當去輒奏留久者至十餘年頗好醫書手著普惠集効方且儲藥以救病者 評曰宮寮滿去輒奏留所謂故舊無大故則不棄厚道也著普惠集効方且儲藥

以救病者所謂癘病疾痛舉切吾身仁術也而博學工書則其餘事可顧真長者哉

楚榮憲王似神宗子

似初為集慶軍節度使和國公進普寧郡王元符初出閣封簡王似於哲宗為母弟哲宗崩皇太后議所立宰相章惇抗轂曰在禮律當立母弟簡王似太后曰老身無子諸王皆神宗庶子莫難如此分別惇復曰以長則申王必當立太后曰申王有目疾不可於次則端王佶當立惇曰端王輕佻不可以君天下言未畢魯布叱之曰章惇未嘗與臣商議如皇太后聖諭極當蔡卞許將相繼曰合依聖旨太后又曰先帝嘗言端王有福壽且

仁孝於是章惇默然乃立端王徽宗即位加司徒改鎮武昌徙封蔡拜太保移鎮保平鎮安又改鳳翔雄武以王府史語言指斥送大理寺驗治似上表待罪左司諫江公望上疏以為親隙不可開開則言可離貳疑迹不可顯顯則事難磨滅陛下之得天下也章惇嘗持異議已有隙迹矣蔡王出於無心年尚幼小未達禍亂之萌恬不以為恤陛下一切包容已開之隙復塗已顯之迹復泯矣恣意渥綈歡然不失兄弟之情若以曖昧無根之語加諸至親骨肉之間則有魏文相剪太惡之譏而忘大舜親愛之道豈治世之美事耶臣願陛下密詔有司凡無根之言勿形案牘儻有瑕可指一入胸次則終

身不志迹不可滅隙不可塗則骨肉離矣一有浸淫旁及蔡王之語不識陛下將何以處之陛下何顏見神考於太廟乎疏入公望罷知淮陽軍徽宗雖出公望然頗思其言止治其左右 評曰章惇母弟之說未必植黨於似也然亦惇言之爾於似何與哉公望之疏明白凱切足以上回主心下全似禍真仁人之言也

信王榛

以下徽宗子

信王榛後從淵聖出郊北行至慶源亡匿真定境中時馬廣與趙邦傑聚兵保五馬山岩陰迎榛歸奉以為主兩河遺民聞風響應榛遣廣詣行在奏之其畧曰邦傑與廣忠義之心堅若金石臣自陷賊中頗知其虛實賊

今稍情皆懷歸心且累敗於西夏而契丹亦出攻之今山西諸砦鄉兵約十餘萬力與賊抗但皆苦窘無關戎器臣多方存恤惟望朝廷遣兵來援不然久之恐反為賊用臣於陛下以禮言則君臣以義言則兄弟其憂國念親之心無異願委臣總大軍與諸砦鄉兵約日大舉決見成功廣既至黃潛善汪伯彥疑其非真上識榛手書遂除河外兵馬都元帥潛善伯彥終疑之廣將行密授朝旨使譏察榛復令廣聽諸路節制廣知事不成遂留于大名府不進會有言榛將渡入京朝廷因詔擇日還京以伐其謀金人恐廣以援兵至急發兵攻諸砦斷其汲道諸砦遂陷榛亡不知所在 評曰榛逃自北遷

為馬廣趙邦傑所迎奉正與帝磁州之事同當時帝戰河南榛戰河北神州克復指日可期榛遣廣請援自謂禮則君臣義則兄弟憂國念親之心無異其冀望於帝者殷矣帝既識其手書以為真即當遣兵援之與之共力儻幸而入汴猶吾入也顧為汪黃所惑而反疑之令廣譏宓榛又令廣聽諸路節制又詔擇日還京以伐其謀而竟不行蓋其心惟恐榛之入汴以成克復之功而不吾便也卒之都元帥之命未及達於河外而榛之身已跳而遁于金人之急攻矣豈不可慨哉隋文有言達官兄弟多相憎爭名利故也此之謂也

康王構

靖康元年春正月金幹离不陷相濟二州時梁方平帥禁旅屯於黎陽河北岸金將迪古補奄至方平奔潰金人遂渡河太上皇出奔亳州遂如鎮江宰執請帝幸襄鄧以避賊鋒吳敏李綱力陳不可帝默然白時中謂都城不可守綱曰天下城池豈有如都城者且宗廟社稷百官萬民所在捨此欲何之今日之計當整飭軍馬固結民心相與堅守以待勤王之師帝問誰可將者綱曰陛下不以臣庸懦倘使治兵願以死報乃以綱為尚書右丞東京留守仍兼行營使以便宜從事綱治守戰之具不數日而畢癸酉幹离不軍抵汴城據牟駝岡帝召群臣議之李邦彥力請割地求和李綱以為擊之便帝

從邦彥計命鄭望之高世則使其軍遇金使吳孝民來
因與偕還是夜金人攻宣澤門李綱禦之斬獲百餘人
金人知有備又聞道君內禪乃退甲戌孝民入見問納
張穀事且云上皇朝事不必計今別立誓書結好遣親
王宰相詣軍門可也帝因求大臣可使者李綱請行帝
不許而命李稅使金軍幹离不南向坐稅膝行而前幹
离不曰汝家京城破在頃刻所以歛兵不攻者徒以少
帝之故欲存趙氏宗社我恩大矣今若欲議和當輸金
五百萬兩銀五千萬兩牛馬萬頭表段百萬匹尊金帝
為伯父歸燕雲之人在漢者割中山太原河間三鎮之
地而以宰相親王為質送大軍過河乃退爾稅唯唯不

措一與言遂典金使蕭三寶奴耶律中王汭等偕來李
邦彥力勸帝從金議帝乃避殿減膳括借都城金銀及
倡優家財得金二十萬兩銀四百萬兩而民間已空李
綱言金人所需金幣竭天下且不足况都城乎三鎮國
之屏蔽割之何以立國至於遣質即宰相當往親王不
當往若遣辯士姑與之議所以可不可者宿留數日大
兵四集彼孤軍深入雖不得所欲亦將速歸此時與之
盟則不敢輕中國而和可久也李邦彥等言都城破在
旦夕尚何有三鎮而金幣之數又不足較帝默然綱不
能奪因求去帝慰諭之曰卿第出治兵此事當徐圖之
綱退則誓書已成稱伯大金皇帝姪大宋皇帝金幣割

地遣質更盟一依其言遣沈晦以誓書先往并持三鎮地圖示之庚辰以張邦昌為計議使奉康王構往金軍為質以求成評曰幹离不濟河如入虛邑相與笑南朝之無人以為宋可掩也及抵汴城見李綱所以治戰守者甚備遂遣吳孝民未言更盟結好之事則欲和金也况是時李綱已退金師於宣澤門浸浸有不和之勢使帝遣綱使之雖與之和必不唯唯而已者乃帝則惟恐和之不成也不遣綱遣李柎柎唯唯帝亦唯唯括借金銀下及倡優所需未半都城已罄時則李綱復爭三不可且言彼孤軍深入雖不得所欲亦將速歸此時與之盟則不敢輕中國而和可久極盡利害之實而帝重違其議姑以卿第出治兵慰遣之綱退而誓書已成康王已質矣嗚呼一李綱足走撤离不然必臣主一心乃克有成卿第出治兵是何等語而綱欲恃之以不和乎綱不和帝惟恐不和金欲和而難之如不欲和是故始唯唯終而不如唯唯不以身為質不可矣噫

○時朝廷日輸金幣于金而金人需求不已四方勤王之師漸至以种師道統之二月朔姚平仲帥步騎萬人夜斫敵營欲生擒幹离不及取康王以歸夜半帝遣中使諭李綱曰姚平仲已舉事即速援之平仲方發金候吏覺之幹离不遣兵迎擊平仲兵敗懼誅亡去李綱率諸將出救遂與金人戰於幕天坡以神臂弓射却之幹

宗藩言典百輯
卷之二十一
身自書院
离不召諸使者詰責用兵違誓之故張邦昌恐懼泣涕
康王不為動金人異之乃使王洎來致責且請更以他
王為質洎至李邦彥語之曰用兵乃李綱姚平仲爾非
朝廷意也因罷李綱以謝金人廢親征行營司 評曰
昔裴度主伐淮蔡或請罷度官以安恒鄆之心上怒曰
若罷度官是奸謀得成朝廷無復綱紀吾用度一人足
破二賊此淮蔡所以成功也李綱固宋裴度也見金人
詰責遂罷之以謝金人則朝廷綱紀盡圯之矣安得不
召其侮哉

○大學士陳東上書請復用李綱詔以綱為尚書右丞
京城防禦使更以肅王樞為質于金康王張邦昌還詔
割三鎮地以畀金金幹离不得詔遂不俟金幣數足遣
韓光裔來告辭退師北去肅王從之京師解嚴詔李綱
迎上皇于南京上皇至京師 評曰陳東書而李綱用

帝悔過也肅王質而康王還天興宋也至於詔割三鎮
幹离不遂不俟金幣數足而告歸何也此李綱又知必
至於此今至此而始知其如此也然金人非遂棄不取
也退而以肅王後以為肅王在金幣固在也此其狡也
狄人志在土地故事之皮幣犬馬珠玉而卒不免金人
志在金幣雖割以三鎮兩河而索不休非志有異也邠
狄勢連屬避之則可有也故得寸則寸得尺則尺金宋
限南北雖得之亦難居也故汴立邦昌河南立豫但狄

情易知金狡難測心金幣而口割地以為宋愛地地得金幣固在也向若綱早見此姑以汴委之不與之和力戰力守令彼不得片金尺幣以去雖招之不來矣

○八月金粘沒喝幹离不復分道入寇言者論李綱專主戰議喪師費國罷知揚州罷西南勤王兵冬十月安置李綱于建昌軍罷御史中丞呂好問以好問率臺屬劾大臣畏懦誤國也金人陷真定大臣不知所出遣使講解金人佯許而攻畧自如王雲還言金人中變今必欲得三鎮不然則進兵取汴都中外駭震詔集議割三鎮百官多請割與以紓國禍雲固請康王往使詔雲以資政殿學士副王使金許割三鎮奉袞冕玉輅尊金主

為皇叔且上尊號十八字王由滑濟至磁州守臣宗澤迎謁曰肅王一去不返今敵又詭辭以致大王其兵已迫復去何益願勿行會康王出謁嘉應神祠雲在後民遮道諫王勿北去厲聲指雲曰真奸賊也王出廟行民諫執雲殺之時幹离不軍濟河遊奕日至磁城下縱跡王所在知相州汪伯彥亟以帛書請王如相服橐鞬部兵以迎於河上王遂如相伯彥由是受知議者以為是役雲不死王必至金無復還理金幹离不粘沒喝圍京城要

丁侍御史胡唐老言康王奉使至磁為心也乞就拜為大元帥俾率天下兵入詔如相州拜王為兵馬大元帥知中

京城

汪伯彥宗澤為副元帥使盡起河北
嗚咽軍民感動郭京出禦金軍敗走
請降十二月康王構帥師入衛次于

東平帝還宮金遣使來索金一千萬錠銀二千萬錠幣
一千萬匹於是大括金銀遣使如兩河割地以畀金二
年春正月詔兩河降金民不從金人索金銀益急且再
邀帝至營帝有難色何臬李若水以為無虞勸帝行帝
乃命太子監國而與臬若水等復如青城唐恪聞之曰
一之謂甚其可再乎閣門宣贊舍人吳革亦白臬曰大
文帝座甚傾車駕若出必墮虜計臬不聽二月金劫上
皇及后妃太子宗戚至其軍獨元祐皇后孟氏以廢居

私第獲免吏部侍郎李若水死之時金酋邀索金幣關
曰和議已定但所需滿數則奉天子還戶部尚書梅執
禮及禮部侍郎陳知質刑部侍郎程振給事中安扶對
曰天子蒙塵臣民皆願致死雖肝腦不計於金銀何有
哉顧比屋樗空無以塞命爾金酋怒搥四人殺之而臬
其首士庶莫不隕涕憤嘆康王構次于濟州金人謀以
五千騎取康王呂好問遣人以書白王曰大王之兵度
能擊則邀擊之不然即宜遠避三月金立張邦昌為楚
帝閣門宣贊舍人吳革率衆討邦昌不克而死夏四月
金人以二帝及后妃太子宗戚三千人北去 評曰國
家當危急之際而求所以存其亡安其危不越守遷二

策而乞和不與焉蓋守者死社稷之常法遷者圖恢復之權宜而其守其遷又必以戰守為務金幣為資若捨戰守捐金幣以乞和而幸都城之保必無幸矣試以宋論宋都汴所恃以為憑者一河而已敵未濟河患未切虜河若已濟齒亡唇矣正滕文所謂築薛甚恐之時也孟子為滕謀豈無他竒而止告以遷曰不得已也狄人侵周古公以邑岐基豐鎬翟人滅衛文公以廬漕城楚丘至於唐則漁陽之變父西奔子蜀不為羯狗所殘子北奔靈武復能返旆舊京皆量其勢莫可誰何而徐制之故克以濟今既憚主戰又耻言遷而但括借金銀議割三鎮俛首喪氣以乞哀旦夕幸其一退卽君臣動色相賀曾不數月而大括金幣之使又至矣夫金幣者國之所資以為國者也與其空國之資以資敵而困我何如存國之資以自資而制人乎太上皇如亳州卽天寶西幸之意而帝亦能遠跡襄鄧以觀其變如靈武焉都城雖失天下事猶可為也顧乃如駒戀棧併其已出者而復返之遂使父子同被囚虜宗社均為丘墟則為謀者計失也自古帝王以重遷見辱貽笑千古者晉有懷愍宋有徽欽可痛也已可戒也已然則死社稷非歟曰能死則不遷何能死者死中求生必不至於辱故可不遷不能死者草間求活又不免於死故不如遷

○呂好問謂邦昌曰相公欲真立耶抑姑塞敵意而徐

為之圖也邦昌曰是何言也好問曰相公知中國人情所向乎特畏女真兵威爾女真既去能保如今日乎大元帥在外元祐皇后在內此殆天意盍亟還政可轉禍為福監察御史馬伸具書請邦昌速奉迎康王極陳逆順利害邦昌讀其書氣沮乃尊元祐皇后為宋太后迎居延福宮而遣人至濟州訪康王好問又謂邦昌曰天命人心皆歸康王相公先遣人推戴則功無在相公右者若撫機不發他人殺罪致討悔可追耶邦昌乃復遣謝克家往迎克家至濟州勸進王不許張浚曰大王皇帝親弟人心所歸當早正大位既而邦昌又遣蔣思愈等自陳所以勉循金人推戴者欲權宜一時以紓國難

爾非有他也王復書與之而喻宗澤等移師近都按甲觀變好問亦遣人來言大王不自立恐有不當立而立者邦昌又遣謝克家及王舅忠州防禦使韋安奉大宋受命寶詣濟州自稱權尚書左僕射率百官勸進而退居于資善堂謝克家等至濟州王慟哭受之命克家還辭儀物皇后命太常少卿汪藻草手書告中外俾王嗣統其畧曰歷年二百人不知兵傳序九君世無失德雖舉族有北轅之釁而敷天同左袒之心乃眷賢王越居近服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茲乃天意夫豈人謀濟州父老詣軍門言州四旁望見城中火光屬天請王卽皇帝位會宗澤及

權應天府朱勝非來言南京藝祖興王之地取四方中
漕運尤易王遂決意趨應天府庚辰王發濟州癸未至
應天邦昌伏地請死王慰諭之命築壇於府門之左是
月庚寅朔王登壇受命慟哭遙謝二帝常赦所不原者
咸赦之張邦昌及應干金國之人一切不問惟蔡京童
貫朱勔李彥孟昌齡梁師成譚稹子孫更不優敘是日
元祐皇后在東京撒簾 評曰康王之興顧不奇哉方
金人之邀質親王也以親王為奇貨也及帝遣康王為
質而見其不動於劫營之責又見其連中於較射之時
以為非親王必將家子也乃却還之此一奇也及其
為親王也賢之復詭詞誘致之而為磁州士民所遮止

此又一奇也既而知其不可得詭也乃謀以五千騎取
之康王有衆八萬不可取乃置之此又一奇也蓋金人
欲質親王為索取計而不虞有賢王在外遂急劫二帝
后妃太子宗戚北去而康王之母妻與焉其意又以此
為奇貨也猶前日之質親王也厥後康王嗣服金陵志
圖恢復雖以李綱趙鼎為相張韓劉岳為將而終以北
望庭闈無淚可揮之心排群議而與之和為親屈也而
金人之計至是始中矣嗚呼靖康之和其欲和在金可
已而不已者也其和可耻紹興之和其欲和在宋不得
已而不已者也其和可矜論者槩以不當和例之是未
明乎舜為瞽瞍敝筵天下之義者也

和州防禦使伯琮及伯玖

高宗賜子

元懿太子卒帝未有後范宗尹常造膝請建太子帝曰太祖以神武定天下子孫不得享之遭時多艱零落可憫朕若不法仁宗爲天下計何以慰在天之靈於是詔知南外宗正事令廣選太祖後將育宮中會上虞縣令婁寅亮上書曰先正有言太祖舍其子而立弟此天下之大公周王薨章聖取宗室育之宮中此天下之大慮仁宗感悟其說召英宗入繼大統文子文孫宜君宜主遭罹變故不斷如帶今有天下者獨陛下一人而已屬者椒寢未繁前星不耀孤立無助有識寒心天其或者深戒陛下追念祖宗公心長慮之所及乎崇寧以來諛

臣進說獨推濮王子孫以爲近屬餘皆謂之同姓遂使昌陵之後寂寥無聞僅同民庶藝祖在上莫肯顧歆此金人所以未悔禍也望陛下於伯字行內選太祖諸孫有賢德者視扶親王俾牧九州以待皇嗣之生退處藩服庶幾上慰在天之靈下係人心之望書奏帝讀之大感歎至是選秦王德芳五世孫子偁之子伯琮入宮命張婕妤鞠之生六年矣其後吳才人亦請于帝復取秉義郎子彥之子伯玖命才人鞠之皆太祖後也尋以伯琮爲和州防禦使賜名瑗 評曰猗與藝祖其子孫至是始有天下矣非婁范之忠不足感動主心非高宗之厚不足祇承天意金人悔禍宋室中興其原皆出於此

魏惠憲王愷孝宗子

魏王愷莊文同母弟也莊文太子薨愷次當立帝意未決旣而以恭王惇英武類已竟立之加愷雄武保寧軍節度使進封魏王判寧國府妻華國夫人韋氏特封韓魏兩國夫人以示優禮賜黃金三千兩白金一萬兩命宰執設祖於玉津園王登車顧謂虞允文曰更望相公保全比至鎮奏朝天申節許之府長史上言欲與司馬分治郡俾王受成愷奏曰臣被命判府今專委長史司馬馬是處臣無用之地况一郡置三判府臣恐吏民紛競不一徒見其擾長史司馬宜主錢穀訟牒俾擬呈臣依而判庶上下安事益易治又請增士人貢額朝廷悉從

之愷究心民事築圩田之墮圯者帝手詔嘉勞之淳熙元年徙判明州報屬邑田租以贍學得兩岐麥圖以獻帝復賜手詔曰汝勸課藝植農不游惰宜獲瑞麥之應加愷荆南集慶軍節度使行江陵尹尋改永興成德軍節度使揚州牧七年薨于明州年三十五帝素服發哀於別殿贈淮南武寧軍節度使揚州牧兼徐州牧謚惠憲王性寬慈上皇雅愛之雖以宗社大計出王於外然心每念之賜賚不絕計聞帝泣然曰向所以越次建儲者正爲此子福氣差薄爾治二郡有仁轍薨之日四明父老乞建祠立碑以紀遺愛 評曰莊文太子薨愷次當立而不立愷疑其有不當帝心者觀其登車之顧保

全之望情詞之哀可哀也已而孰知帝特以恭王類已愷福氣差薄故為宗社大計而為之非有他也然既出之判府則一府之事皆屬之判矣長史乃請分治以侵其官是欲以象待之也愷究心民事觀其治郡始有不足為其治者而豈容其分治哉一郡三判府之奏甚善傳曰兩政偶國亂之本也又曰一國三公云誰適從

鎮王竑

寧宗嗣子

鎮王竑希瞿之子也初沂靖惠王薨亡嗣以竑為之後賜名均尋改賜名貴和太子詢薨乃立貴和為皇子賜名竑竑好鼓琴丞相史彌遠買美人善鼓琴者納諸御而厚廩其家使美人矚竑動息必以告美人知書慧黠

竑嬖之宮壁有輿地圖竑指瓊崖曰吾他日得志置史彌遠於此又嘗呼彌遠為新恩以他日非新州則恩州也彌遠聞之嘗因七月七日進乞巧竒玩以覘之竑乘酒碎於地彌遠大懼日夕思以處竑而竑不知也時沂王猶未有後方選宗室希璪子昀繼之一日彌遠為其父飯僧淨慈寺獨與國子學錄鄭清之登惠日閣屏人語曰皇子不堪負荷聞後沂邸者甚賢今欲擇講官君其善訓迪之事成彌遠之坐卽君坐也然言出於彌遠之口入於君之耳若一語洩者吾與君皆族矣清之拱手曰不敢乃以清之善魏惠憲王府教授清之日教昀為文又購高宗書俾習焉清之上謁彌遠卽以昀詩文

翰墨以示彌遠譽之不吝口彌遠嘗問清之吾聞其賢已熟大要竟何如清之曰其人之賢更僕不能數然一言以斷之曰不凡彌遠頷之再三策立之意益堅清之始以小官兼教授其後累遷兼如故寧宗崩彌遠始遣清之往告昀以將立之意再三言之昀默然不應最後清之乃言曰丞相以清之從游之久故使布腹心於足下今足下不答一語則清之將何以復命於丞相昀始拱手徐答曰紹興老母在清之以告彌遠益相與嘆其不凡竝跂足以需宣召久而不至彌遠在禁中遣快行宣皇子令之曰今所宜是沂靖惠王府皇子非萬歲巷皇子苟誤則汝曹皆處斬竝不能自己屬目墻壁間見

快行過其府而不入疑焉已而擁一人徑過天已暝不知其為誰甚惑昀既至彌遠引入樞前舉哀畢然後召竝竝聞命亟赴至則每過宮門禁衛拒其後者彌遠亦引入樞前舉哀畢引出帷殿帥夏震守之既而召百官立班聽遺制則引竝仍從舊班竝愕然曰今日之事我豈當仍在此班震給之曰未宣制以前當在此宣制後乃卽位爾竝以爲然未幾遙見燭影中一人已在御座宣制畢閣門贊呼百官拜舞賀新皇帝卽位竝不肯拜震捽其首下拜皇后矯遺詔竝開府儀同三司進封濟陽郡王判寧國府帝因加竝少保進封濟王九月丁丑以竝充醴泉觀使令就賜第寶慶元年正月庚午湖州

人藩壬與其弟丙謀立竑竑聞變匿水竇中壬等得之擁至州治以黃袍加身竑號泣不從不獲已與之約曰汝能勿傷太后官家乎衆許諾遂發軍資庫金帛會子犒軍命守臣謝周卿率官屬入賀僞爲李金榜揭于門數彌遠廢立罪云今領精兵二十萬水陸進討比明視之皆太湖漁人及巡尉兵卒不滿百人爾竑知其謀不成率州兵討之遣王光春告于朝彌遠命殿司將彭任討之至則事平彌遠令客秦天錫託召醫治竑疾竑本無疾丙戊天錫請竑諭旨逼竑縊于州治帝輟朝賻銀絹各一千會子萬貫贈少師保靜鎮潼軍節度使 評曰彌遠廢立之罪不容誅矣但竑亦有以取之皇子無

外交之義彌遠以無故納美人竑當以有故疑彌遠竑不疑而受之又嬖之又以瓊崖新恩指而呼之而不知方脫竑口已入彌遠耳矣然入而尚疑也復以乞巧竒玩覘之又乘醉而碎之所以致彌遠之大懼而深其取之之謀也竑旣以不密致禍庶幾以周慎自全乃聽潘壬之狂謀揭李全之僞榜命謝周卿之入賀何為者哉夫以彌遠謀之歷年而竑乃欲翹之一旦卒之勿傷之約方成而無疾之醫已至又誰咎矣噫竑前俱德昭後

知明州兼沿海制置使彥逾

魏悼王後

彥逾字德之紹興三十年登第淳熙五年知秀州累遷太府少卿四川總領將入境利西帥吳挺遣屬吏安丙

來迓彥逾見卽喜其人從容問之曰太尉統衆六萬得無虛籍乎丙以情告彥逾遺挺書俾損虛籍數千以寬四川之賦挺不敢隱改知鎮江府郡適旱饑彥逾節浮費發粟賑糴民賴以濟遷戶部侍郎工部尚書孝宗崩光宗疾不能持喪樞密趙汝愚請立嘉王爲皇帝欲倚殿帥郭杲爲用遣中郎將范 告之杲不應時中外洶洶彥逾見汝愚對泣汝愚密告以翊戴之議彥逾大喜力贊其決郭杲嘗被誣彥逾爲白于帝杲德之遂馳告杲曰彥逾與樞密第能謀之爾太尉爲國虎臣當任其責杲未及對彥逾急勸之杲許諾遂領兵爲衛寧宗卽位汝愚謂彥逾曰我輩宗臣不當言功會留正免相汝愚登右揆彥逾以端明殿學士出知建康兼江東安撫使未行改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彥逾爲政不擾蜀人便安之以定策勲累遷資政殿大學士嘉泰間知明州兼沿海制置使嘉定間乞祠以歸尋卒彥逾始與汝愚協濟大計冀汝愚引已共政及外除頗缺望乃疏當時名臣上之目爲汝愚黨帝曰是傾汝愚其兩入蜀皆有聲然吳氏世守武興兼利西安撫操重權吳挺卒朝廷用丘密議併利西安撫於東路以革世將之弊而彥逾奏復利西安撫乃領以武帥其後吳曦因之以生變人以是咎彥逾云 評曰世卿之禍自古畏之吳兼利西其權更重丘密方併于東而彥逾隨復其舊豈

以入蜀之初安內來迓虛籍不隱信挺之無他乎然挺
可信也繼挺者未必可信也信而忘難忽以蓄釁遂使
賊贓臣金王蜀推原禍本誰執其咎若夫黨目汝愚未
為無因但望一汝愚網及朝士否難知矣

叔向

魏王
之後

方汴京破時叔向潛出之京西金人退引衆屯青城入
至都堂叱王時雍等速歸政置救駕義兵其後為部將
于渙上變告叔向謀為亂詔劉光世捕誅之 評曰秉
哲之刦遷也叔向能出之京西以屯青城時雍之佐逆
也叔向能叱之都堂以速歸政則其人豈為亂者乃為
部將所誣而捕誅之豈見其救駕兵以為犯蹕兵耶可

哀也已

江西轉運使彥倓

叔聚
曾孫

彥倓字安卿初調溧陽尉邑民潘氏兄弟橫邑中號三
虎畜僮僕數百邑官莫敢誰何彥倓白其守治之縛潘
氏昆弟正其罪改楊州司戶攝獄椽有告主歲吏盜錢
千餘萬治之急吏泣請死彥倓察其情屏人問則諸吏
共貸也乃許自首免罪一日而畢改平江府推官攝宜
興縣縣自中興後預借民明年稅民挾此得慢其令彥
倓請禁預借邑遂易治知臨安於潛縣縣胥往往通臺
省吏得肆其奸彥倓執其黥者械送府臺省吏從中救
之彥倓力爭竟抵胥罪浮橋屢以水敗彥倓梁以石民



原件短缺

免溺死陞臨安府通判開禧初知興國軍歲旱蝗而軍需益急屬邑令吳格負上供銀尤多彥倓坐累貶秩格愧謝彥倓曰屬時多艱宜寬民力以崇根本何謝為漬卒據外城為變彥倓募能斬捕者賞之既而各斬首以獻散其餘黨累遷湖南運判徃人罷孟傳反累歲不能平彥倓謂帥臣曰徃人讎殺乃其常情況主斷不平是激之使叛也能遣諜者離其黨與俾還自相讎破之易矣帥從其計遂降孟傳尋知紹興府楮價輕彥倓權以法民使之復廉鳴禮置興賢莊以資其費築捍海石塘亦置莊以備增築會旱饑民聚陂湖中彥倓取死囚羃首刎足狗於衆曰此劫羨藕者也遂散其衆乃第民高

鵝鵠魚嚴陣上觀於便殿嘉之賜金帶擢敷文閣直學士移知明州沿海制置使臺諫王十朋王大寶抗疏留之帝曰朕委以防海行召還矣初海寇以賄通郡胥吏吏反為之用以致威令不行商舶不通子瀟以禮延土豪俾主郡榷分遣戢捕告之曰用命者有厚賞否則殺無赦土豪奉令設法先治豪猾為賊囊橐者海寇遂平陞龍圖閣直學士知福州歲饑告糴旁郡米價頓平民賴以濟進龍圖閣直學士移知象州吏有掠民女為妾者其妻妬悍殺而磔之貯以缶抵其兄興化榷安解中妄父詣郡訴吏不決子瀟訪知狀亟遣人往興化解得缶以歸獄遂決其發摘槩類此乾道二年卒于官 評

日子瀟之政大都精明練核漢庭老吏不如也而太湖之績尤大禹貢震澤底定即太湖也昔底定于神禹今息患於子瀟而考其故則開浦鑿塘注江入海以分殺其勢與疏滄決排無異蓋因勢而利導之無他竒也不竒之竒斯為大竒

越國忠憲公希言

命慮元孫

希言字君訥淳熙十四年登第調衢州司戶合郡民以計表其坊里標其戶數為圖獻於守守才之西安令不職守檄希言攝之漕善令會嚴州請復烏龍嶺稅場希言往訪之俾令得復職希言力陳烏龍場不當復漕怒曰衢已復孔步章戴二場何烏龍獨不可復希言謂二

場當併罷去漕不能奪二場竟亦廢改吉州司理屬邑有誣人以殺人罪者吏治之急囚誣服希言鞠得實檄縣他捕乃得真盜用楊萬里周必大薦授臨安府司法改淮西總所幹辦移書約諸郡綱必時發至即受納無滯留始至軍庫見錢不滿千緡比去庫錢充溢知臨安仁和二縣闢學宮四百餘畝適大旱蝗集御前蘆場中亘數里希言欲去蘆以除害中使沮其策希言驅卒燔之臨平塘堤決希言督役親捧土投石兵民爭奮堤成因築重堤後不復決民病和買絹折錢重希言節公費代其輸除大社令遷樞密院編脩官兼右司上言諸將但務城守敵來不拒去不復追異時之憂殆不止保江

而已宜諭諸將一軍受圍諸軍共守敵不渡淮則均受賞以戰為守毋以守為守遷宗正丞請南班得與屬藉許之累遷秘書丞著作郎軍器局監皆兼右司又充密院檢詳為宰屬樞掇凡六年奉祠去嘉定十七年卒年六十一贈資政殿大學士封越國公謚忠憲 評曰希言非州縣才也觀其以戰為守毋以守為守之說其於天下之勢審矣使得專方面豈惟畫江而守固當喻淮而北與天下爭雄肯安臨安哉乃棲遲州縣乞祠而去悲夫

天水郡侯與票

出元史

與票字晦叔嘗登進士第為鄂州教授至元十一年丞

相伯顏既渡江與票率其宗人之在鄂州詣軍門上書力陳不嗜殺人可以一天下且乞全宗黨伯顏朝京師世祖問宋宗室之賢者伯顏首以與票對十三年秋九月遣使召至上京幅巾深衣以見言宋敗亡之故悉由誤用權奸詞旨激切令人感動世祖念之即授翰林待制朝廷立法多所諮訪與票忠言讜論無所顧惜進直學士轉侍講疏陳江南科歛急督移括大姓宋世丘壘暴露皆大臣擅易明詔所為二十七年京師霧四塞明年甲寅虎入南城與票又疏言權臣專政之咎退而家居待罪未幾棄哥敗平章不忽木奏與票貧窶有守有抱負世祖曰得非指權臣為虎者耶賜鈔萬三千貫歲

給其妻子衣糧後累遷翰林學士其伯祖師淵嘗從朱
熹學家庭受授具有端緒於是與許衡論伊洛間奧蘊
雅敬之與熹既老成宗命特官其子孟實以終養大德
七年以疾卒家貧無以為塋成宗命有司賻鈔五千貫
給舟還塋台州之黃岩贈通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
都尉天水郡侯謚文簡 評曰與熹始以乞全宗黨勸
伯顏之不殺繼以暴露先塋責大臣之易詔惓惓不忘
宗國之念可謂知本矣蘭根白芷漸之滄中君子不近
庶人不服與熹伯祖從游朱熹蓋其所漸者異也

魏國公孟頫

山元

孟頫字子昂幼聰敏讀書過目輒成誦為文操筆立就

年十四用父蔭補官試中吏部銓法調真州司戶參軍
未亡家居益自力於學至元二十三年行臺侍御史程
鉅夫奉詔搜訪遺逸於江南得孟頫以之入見孟頫才
氣英邁神采煥發如神僊中人世祖顧之喜使坐右丞
葉李上或言孟頫宋宗室子不宜使近左右帝不聽時
方立尚書省命孟頫草詔頒天下帝覽之喜曰得朕心
之所欲言者矣詔集百官於刑部議法衆欲計至元鈔
二百貫贓滿者死孟頫曰始造鈔時以銀為本虛實相
權今二十餘年間輕重相去至數十倍故改中統為至
元又二十餘年後至元必復如中統使民計鈔抵法疑
於太重古者以米絹民生所須謂之二實銀錢與二物

相權謂之二虛四者為直雖升降有時終不大相遠也
以絹計贓最為適中况鈔乃宋時所創施於邊郡金人
襲而用之皆出于不得已乃欲以此斷人死命似不足
深取也或以孟頫年少初自南方來譏國法不便意頗
不平責孟頫曰今朝廷行至元鈔故犯法者以是計贓
論罪汝以為非豈欲阻格至元鈔耶孟頫曰法者人命
所係議有重輕則人不得其死矣孟頫奉詔與議不敢
不言今中統鈔虛故改至元鈔謂至元鈔終無虛時豈
有是理公不揆於理欲以勢相陵可乎其人有愧色
評曰孟頫亡國之餘一與集議即能廷論鈔法虛實之
說不為勢所陵且能愧之可謂難矣

○至元鈔法滯澁不能行詔遣劉宣與孟頫馳驛至江
南問行省丞相慢令之罪凡左右司官及諸路官則徑
笞之孟頫受命而行比還不笞一人丞相葉哥大以為
譴時有王虎臣者言平江路總管趙全不法即命虎臣
往按之葉李執奏不宜遣虎臣帝不聽孟頫進曰趙全
固當問然虎臣前守此郡多強買人田縱賓客為奸利
全數與爭虎臣怨之虎臣往必將陷全事縱得實人亦
不能無疑帝悟乃遣他使葉哥鍾初鳴時即坐省中六
曹官後至者則笞之孟頫後至斷事官遽引孟頫受笞
孟頫訴於都堂右丞葉李曰古者刑不上大夫所以養
其廉耻教之節義且辱士大夫是辱朝廷也葉哥亟慰

孟頫使出自是所答唯曹史以下他日行東御墻外道
險孟頫馬跌墮于河素哥聞之言於帝移築御墻稍西
二丈許評曰素哥驚相也然孟頫以後至引筇而入
訴則併罷曹官以御墻道險而墮河又遂請改築則素
哥雖驚亦驚於所可驚者爾士大夫可不養素自重哉
○二十七年遷集賢直學士是歲地震北京尤甚地陷
黑沙水涌出人死傷數十萬帝深憂之時駐驛龍虎臺
遣阿剌渾撒里馳還召集賢翰林兩院官詢致災之由
議者畏忌素哥但泛引經傳及五行災異之言以脩人
事應天變為對莫敢語及時政先是素哥遣忻都及王
濟等理筭天下錢糧已徵入數百萬求徵者尚數千萬

